

沫若小說戲曲集

8/10
2593

塔

上海光華書局刊

沫若小說·戲曲集

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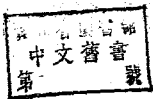
郭沫若著

上海四馬路

光華書局印行

1933





J
1031
52

塔



1	Lobenicht 北塔	2
2	隨釋	20
3	飯谷藏	34
4	乘覆提的意	48
5	萬引	58
6	圓養別	89
7	味爾笑蓋結裏	90

4815.14

0734

我把我青春時期的殘骸收殮在這個小小的「塔」裏。
無情的生活一天一天地把我逼到了十字街頭，像
遊梭幻美的追尋，異鄉的情趣，隨古的幽思，怕沒
有再來顧我的機會了。

啊，青春啊！我過往了的浪漫時期啊！我在這兒
和你告別了！

我將我把握你得太遲，離開你得太遲，但我現在
也無法挽留你了。

以後是美奐的夏日當頭。

一九二五年二月十一日夜書此。

Libericht的塔

一七八七年的初夏，老教授康德已經滿了六十三歲了。這是他第一批判書出版後的第七年，他正在從事於第二批判書的製作的時候。

在這時候康德教授已經買了一座房子，在奎涅司堡(Königsberg)城外的公主街(Prinzessin str.)上。房子是古風的兩層樓的建築，總共有八間房舍。樓下是大廳，廚房和女僕的居室；樓上，一邊

是寢室和食堂，一邊是書房和會客室。還有一間屋頂小房，便是老僕朗培(Lampe)的住處了。

康德教授在好些年辰以前，便把日常生活定來如像數學方程式一樣規整了。他十點鐘就睡，五點鐘起床，夜間只睡七個鐘點。在他起床之前十五分鐘老僕朗培定要來叫醒他，他不起床時，朗培是不能離開他的床畔的。

二

這一天清晨，正是四點四十五分的時候。老僕朗培從屋頂小房走下，走進了康德教授的寢室裏來。寢室正中安放着一張寢床，床畔有一個置燈台的小桌，放衣服的木櫃，除此而外四壁都堆着些書籍。東面唯一的一扇玻璃窗，玻璃已經污穢成半透明體了。燈火已經熄滅，室裏的空氣是異常滯鬱。

朗培走到床前，用手把紗帳捲起來，一個正三角形的顏面側睡在枕上，枕邊展放着一本書，是盧梭的有名的小說愛米爾(Emile)。

——先生，先生！起床的時候了！

朗培叫了起來，但是他的主人不動。他只得又叫了幾聲，只是他的主人從鼻孔裏哼了一下，打個翻身又轉向後面去睡着了。

朗培沒法只得用手去推勸他，好不容易纔把他主人推醒了；但是等他抬起半身來，搓了搓眼睛，接連打了幾個呵欠之後，又倒下床去了。

——不行，不行！你今朝會攪遲，你會自己破壞了你的規則。

——今朝繞我一次罷，我是沒有睡足，我昨天晚上讀了愛米爾，弄到十二點後纔睡了。

——不行，不行！你不守你自己的規則，我不能不遵守你的命令。

康德沒法，只得起了床來，躡着拖鞋，便走出房門去了。朗培在他背後替他開了窗門，流通空氣。

三

康德嗜讀愛米爾並不是徒作消遣；這部書在他的精神上要算是重生的父母呢。

他自己說過：他從前只是一個學究，他為智識慾所迫，不足時覺着好奇心的不安，有進步時便覺得滿足。他那時以學問為人類的光榮，他鄙屑一切無知的庸衆。……但是盧梭把他引回了正路來，那種盲目的偏重從他心頭消逝，他知道尊敬人，他知道要使他的探求在人權的恢復上不想有甚麼貢獻時，他會比尋常的工人還要沒有用處。

他是這樣地尊敬盧梭。盧梭的書他大概都是讀過。二十年前愛米爾纔出世的時候，他讀得發至廢寢忘餐，著義遲延了幾天，把每天午後七點鐘所慣行的一個鐘頭的哲學路(Philosophische Gang)上的散步都中止了。他的數學方程式一樣規整的生活，就這樣破壞過一次。

他平生所最尊敬的只有兩個人：一個是牛頓，一個便是盧梭。牛頓指示了他以頭上的星空，盧梭指示了他以心中的道德律。

他在七年以前把他將半生的科學的研究傾注於第一批判書以來，他現在正在從事於實踐理性

想總是不能統一，他好像失却了他的目標一樣。智識慾望的抬頭和實踐理性的優越感，這是苦惱着他的兩個刑具，他近來漸漸煩燥得不堪忍耐了。

他回憶起二十年前讀愛米爾時候的那種陶醉的神情，那種受着甚深的啓發的鑿論，不禁自行欣羨起來。他在昨天晚上散步回來之後，又重把愛米爾來翻閱，不知不覺之間竟讀過了夜半，他疲倦倦着入了睡鄉；到朗培來喚醒他時，他不過朦朧瞥了四個鐘頭的光景。

四

他經不起朗培的催迫終竟起了床來，但他煩亂的腦經因為睡眠不足的原故愈加煩亂。他隱隱惱恨着朗培的不通方圓，他想要一陣脾氣，但又苦於沒有事情借口。

他起床後素來是不脫睡衣和襪子的，他在襪子上面還要加上一頂三角形的風帽。

他走下樓去盥漱畢了，又上樓走進他的書房。他這書房有兩堵窗子，一堵南向，一堵東向，窗下

各有一張書桌，上面堆着許多書籍和稿件。幾張小小的坐椅。西面的壁上掛着一張盧梭的肖像——這是他書房中的唯一的裝飾品呢，下面放着一張麻布面的沙發。北面一個木櫃，壁上釘着琴瑟計和晴雨表。

他從西北隅的狹門走進書房，先去推開了東窗。遠遠的天上正湧着一片紅霞，太陽是準備着上昇的時候了。城裏的尖塔參差地聳在天空，有多少已受着太陽的第一光箭。城下的滾水碧綠而帶黝黑的神情，幾隻白鴉徐徐地在水上浮泳。樓下的小園中幾叢玫瑰寂寞地開着些粉紅的鮮花，東南角上的一株無花果上，椰脂般大的果實安睡在厚肥的碧葉下面。一切都很自然而平和，只有庫德教授的腦中却好像藏着了一座火山的光景。

他又去開開南窗，劈頭看見鄰家的一排白楊樹：這排樹漸漸長過了窗眼，遠方的景色連甚麼也不能看見了。

——啊，你這重而無用的樹林！你把我的視線完全遮蔽了！

他腦中的火山尋着發洩的機會了。他大聲叫道：

——朝培！朝培！……

但他話未出口的時候，朝培捧着兩杯茶已從狹門走了進來。——這兩杯茶便是康德教授清晨的早餐，他不飲咖啡，他以為有傷衛生，就如像他大飲啤酒一樣。

朝培把茶放在東窗下的桌上，問道：

——先生，你有甚麼吩咐嗎？

——朝培！你去向鄰舍說：叫他們把那白楊樹斫了！那東西真可惡，擋着我的眼睛。

朝培遲疑着有想要抗議的神情，教授接着制止他說：

——你不用多話，你快去叫他們斫了！我便出多少錢也可以！

——啊，你又來！……朝培心中很想這樣說，但他深知道他主人的頑固的性情，他不再抗辯，只得連聲說去向鄰人交涉，便匆匆走下樓去。

五

——我們又要搬家了！嚶，我們又要搬家了！

朗培走下樓來在廚房中向着女僕訴苦。

——怎麼呢？這家房子我們的主人不是說接
買好不久的嗎？住得好好的，怎麼又要搬家？

說這話的女僕已經是中年以上的婦人，她很好
深淳；別人稱讚她，說是進了康德教授的住家，
既不出甚麼極火氣。

朗培歎息着只是搖頭：唉，唉，學者的脾氣怎
只是這麼怪喲！

——據我看來，我們主人的脾氣是很好的。

——你纔來不久，你還不十分知道。他的脾氣
就和這一晌的天氣一樣，看看是上好的晴天，突然
便要變的。他在樓上對我說：那鄰家的白楊樹障着
了他的眼睛，他教我去叫他們把來斫了。你想，這
怎麼辦得到呢？別人家庭園裏的樹木是正要望牠
暢茂的，誰肯白替別人斫伐呢？他說：他便出多少
錢也可以。可惜鄰家的主人並不是本國商人哩！

——唉，真的嗎？這的確有幾分作難呢。怕我們的主人只是在和你說要罷？

——說要！你那曉得；他從前住在別人家裏的時候，因為小小的事情正不知道搬過多少次家。他住在康達爾（Kanter）家裏的時候，鄰家有一隻雄雞在清晨和正午時分總要叫。這是無論甚麼地方的雞都是要叫的，在我聽來，雞叫的聲音倒是很有悠閑不迫的樣子，但是我們教授却聽得不耐煩。他結局叫我去和鄰家商量，教他們把那隻雞讓出來我們便出多少重價都可以。但是鄰家的人說：雞是再不會吵人的，假使雞會吵人，那四處都是雞，便買也不勝其買。他終不肯把雞讓出來，我們教授只得自己讓步，又纔搬到奧克森馬克（Ochsenmarkt）去了。那間的事情恰好和這間的事情相像，但這間比那間更難。那間只是一隻雞，也還沒有辦到；這間却是一排白楊樹林，誰個肯輕易替你研掉呢？況且這間住的是自家的房子，萬一交涉辦不好，難道又把房子來變賣了嗎？啊，我們是準定要搬家的。我們是準定要搬家的，我也不想去交涉，徒去

白丟面子！……

——說不定可以成功呢。前囚監獄裏的囚人唱歌，我們的主人不是寫了一封信去，便把他們禁止了嗎？

——唉，那同又不同。那同是查涅司堡的市長希培爾（HipPel）先生的好意。這希培爾先生是我們教授在大學堂教過的學生呢。我們的鄰居又不是他的弟子。

——鄰家的太太人很好，她時常關心我們的主人，她見了我總要問我們主人的安否。我看，那太太倒好說話，等我去和她商量一下，你看可以不可以呢？

女僕的話解救了朗培的惘懸。他剎住了的眼光突然又閃起希望來。他接着說道：

——唔，唔，不錯，不錯。這樣的家庭外交原是該你們女流辦的，你去看一看罷，或者希望也說不定。

朗培說了，稍微放鬆了他的愁腸。他開始吃起他的麵包。

六

康德教授在朗塔下樓去後，心裏覺得舒暢了好些，他的憤激向着白楊發洩了，同時他看見朗塔有幾分艱難的神情，他也好像得了幾分報仇的快意。

他照例喝了兩杯淡茶，又吸了一管煙草，——他這煙草照例是只吸一管，不再多吸的。

這煙草和淡茶的効力也儘足以從老人的腦中驅去殘留未盡的睡眠，他坐在東窗下，埋頭從事他講義的編述了。……

今天的講義是地文地理(Physische Geographie)，在講中國的事情。他的書案上有馬可波羅的旅行記，福魯特爾(Voltaire)的哲學辭書和他所譯的一種元曲。另外還有些宣教師的旅行報告之類。

他敘述到中國人的學術，敘述到孔子的“仁義”上來。

——道“仁”字怕就是我說的“善良的意志”

罷？這“錢”字怕就是我所說的“內在的道德律”罷？
中風怕是承認着“實踐理性的優越”的國家？

這些疑問被他犀利的直觀喚醒了起來，但他苦於無充分的考據以作他的證明，他結局只是嘆息道：

——嗚，關於中國的事情，便據最近旅行家的報告，連半分也不會知道。

這時候太陽已經照進窗來。康德停了他的筆迹，站立起來走向寢室裏去。他在這兒換了寢衣。脫了寢帽，另外換了一身灰色的衣服。……

停不一會街上的人看見這位老教授把頭偏在右邊，埋着，從門前走過的時候，他們都爭着說道：

——七點鐘了，七點鐘了。康德教授上大學去了。

鐘表停了的又從新上好，或遲或快了的都撥正了起來；康德教授的日常生活在他們看來就好像白日趕天，比他們所有的鐘表還要規整一樣。

七

女僕和鄰家主婦交涉收了意外的成功，鄰家的人應允把白楊的樹梢斫去。

這個意外的成功究竟是甚麼人的功績呢？是女僕的慇懃？還是鄰人的寬大？這兩者不消說都是一部分的原因，但還不是全部。假若要公平地論功行賞時，我們不可忘記還有一位女性的功臣：那是一朵薔薇，薔薇，紅的薔薇！

康德教授雖然到了六十三歲都還不曾結婚，但他對於女性的崇拜却不輸於他精神上的師傅盧梭。他最愛他的母親，不幸在十三歲的時候便早見背棄了。他到了現在六十多歲了，但他一談起他的母親來，他的眼中便要閃着眼淚。

他在大學畢業以後，因為生活困難不能繼續研究，曾做過八年的家庭教師。他最後一家的東家是勞吞堡（Rautenburg）的凱瑟林克伯爵（Kaizerlingk）家裏。他那時是三十歲，比他小五歲的伯爵夫人迦羅林阿瑪麗（Karoline Amalie）和他十分相投，在他初到的一年親手替他盥洗宵像。他後來做了大學講師的時候，每禮拜也還要到勞

吞堡去一兩次；在燕席上他是時常坐在伯爵夫人的旁邊的。

他年青時候和克路剎羅合姑娘(Fräulein Charlotte von Knobloch)寫的信上，稱她是“女性之花”(Eine Dame, die die Zierde ihres Geschlechtes ist)，雅可布夫人(Jacobin)寫給他的信上，從紙上送他一個“同情的接吻”(Ein Kuss Per simpatin)。

康德這樣尊崇女性，同時也受女性的十分尊崇，他是很有些中世紀的騎士之風。加以他的談鋒是很犀利，他的學識是很淵博，他很能博得女人的歡心；在不知道他的人，在社交場中遇着他，不會知道他是在哲學史中捲起天大革命的一位哲士。他年青時候，衣服很能入時。他對於烹調的技能尤有深到的見地，希培爾曾經取笑過他，說他可以做一些“烹調藝術的批判”(Kritik der Kochkunst)呢。

他現在老了，雖然不再想結婚，但他在年青時候並且也曾起過三次結婚的意志；不過他很躊躇，在他還在躊躇將來的家計時，他的對象已經為捷足者先得了。他是馬具師的兒子，在他批判書出

世之前他不爲飢寒所迫以致早死已就是他的天幸了，結婚的生涯在他要算是一種禁果。

他現在老了，雖然不再想結婚，但他對於女性的崇拜是沒有減殺。在三學以前，他還沒有應住公主街來的時候，有一天晚上他在營事路上散步，不幸竟跌了一跤，那時有兩位不相識的婦人走來攙扶了他起來。他非常感激她們。他對於女性的禮儀在這時也不會忘記。

他手裏正拿着一朵薔薇花，他拿來獻給那兩位女人之中的年青的一個。

這朵薔薇花！這朵薔薇花！這便是把那一排白楊的樹梢換來的了！

得着哲人的薔薇花的鄰婦，至今還保存在她的首飾匣中——哲人窗外的白楊不敢再在哲人之前抬頭了。

八

十點鐘的時候，康德由大學回來。剛走到門首，狂喜著的朗培跑去報告他說：

——鄰家的主人真好！鄰家的主人真好！我們可以免得搬家了。啊，老教授！你真不知道使我担了多少心。康達爾家裏住着的時候，那堆難的事情你總還記得罷？啊，鄰家的主人真好！他們把那白楊樹的樹頭斫了！

康德教授聽到這最得一句話，在他的臉上也突然現出了一道驚喜的笑容，他匆匆上樓，走進他的書齋裏去。

南窗推開，有一片白光，隨着薰風的吹送，當面洗來，他不禁禁了一下。

——啊，Löbenicht的塔！

對面的一排白楊在兩點鐘的時間內果然已經削平了。Löbenicht的寺院的塔尖，從削平了的樹列後，遠遠現在太陽的白光裏。

——啊，Löbenicht的塔！

康德教授就好像遇着久別重逢的親友一樣，在他心裏又這麼叫了一聲。他此時是撒去了內外的藩籬，他的精神如像一個水晶一樣。

一月以來的一個疑問到此解決了

Löbenicht寺的塔尖，豎着一個黃金的十字架——這是康德新建的批判哲學的象徵：橫的自然觀和縱的道義感要構成一個新的金鑰開發人天的亞謎。他每在凝集他的思想時，他的眼睛便要遠遠凝視着這個目標，他的思想便漸漸向着這個目標綜合攆來。但自一月以來白楊樹的過於稠茂的樹梢，竟把那塔尖遮去了。

——啊，Löbeuicht的塔！

塔尖上的十字不斷地放裏白光，而他是征服了自然的外觀，和 Ding an sich（本體）觀面了的一樣。

——啊，Löbenicht的塔！

撤去了內外藩籬的美，無關心的美，美的洪流超過了時空的境界；康德教授敬虔地立在窗前，連他自己的身心都融化在白光裏面了。

第三批判書的受胎便在這個時候。

（一九二四年八月二十六日脫稿）

鵠 鵠

上

莊周自從他夫人死後，率性把漆園吏的僚職捨掉，他的門徒們也就風流雲散了。

他回到宋國來，寄居在一所陋巷裏面；把剩下的餘錢去買了些苧麻來打草鞋過活。他一面打草鞋，一面却在冥想著宇宙間消滅盈虛的道理。

——苧麻的種子播在田裡開，受着和暖的陽光護攝，受着和暖的春風吹煦，無端地抽出了青青

的苗條。苗條枯萎了，筋骨成了麻，我如今在把牠打成草鞋。我這打成的草鞋，被人踐踏穿了的時候，又要委棄在不知道甚麼地方的污穢裏了。……

——人的一生不就是這樣的麼？肯綮自樂的時代沒有多時，成了可供人利用的器皿，也沒有甚麼榮幸。

他一面冥想。一面打他的草鞋，因此他的工程也進行得很慢。一雙草鞋三天也打不成，五天也打不款。有時應該上耳絆的時候，他又打過了，只得退轉來再打。退轉來又把耳絆上歪了的時候也有。

好容易打好了幾雙草鞋，他自己穿起一件破了的大布衣裳，把麻頭來做帶子，帶着他的草鞋到街坊上去賣。賣得好的時候，可以賣個一兩雙；賣得不好的時候，只有原樣而去原樣而回。因為那時候的人已經在穿絲鞋麻屨了。

苧麻真是沒中用，但是樂得沒中用。晚上回到他陋室的時候，樂得把剩着的草鞋來做枕頭，倒在地上和着衣裳便睡。睡是再逍遙不過的神遊了。有

時化成蝴蝶在花叢中翻飛，有時又化成大鵬任那些小鳥兒們笑侮。但是等到醒來的時候，他還是睡在他草鞋的枕上。

有一次，接連幾天一雙草鞋也買不出，我是餓得不能忍耐了。他記起有一位舊友在管河堤的事情，他便揆着餓，提了兩雙草鞋想去向他買兩升小米。

他好容易纔走到了河邊，他覺得不像他自己在走，好像有股風吹送一團野火在路上蔓延。那時候他實在是一團火，一團飢火好像把他身上穿的一件破布衣裳，把他手上提的草鞋都要燃燬了的一樣，火看看快要熄了，被風一吹又漸漸燃熾起來，他好容易纔到了河邊。

河水是快要到結冰的時候，身上雖然單薄，但虧得有了這麼一團火，所以一點也不覺冷。有錢人不懂窮寒人何以能夠耐冷，因為他們是沒有享受過這種火暖的意思呢。他好容易走到了河邊，他先在河水裏面照了照自家的面孔。

or not
if it is you are really

——啊，你便是獨與天地精神往來的莊周老子嗎？我幾乎不能認識你了。你的鬚子怎麼得那麼細長，就好像白鶴的鬚子一樣？你的面孔怎麼變得那麼黃熱，就好像癩癧的南瓜？啊，假如你真是南瓜的時候啊！

他向着他的影子，自行取笑了一場，他覺得他做寓言的工夫真正是古今無兩。

正當他在照影自嘲的時候，他聽見有得得的馬蹄聲走來。他抬頭一看，纔曉得就是那位做河堤監督的朋友。他這位朋友騎着馬兒，不知道是來巡看河堤，或是出門閑散的。

他看見他的朋友，就好像爐火遇着油煤一樣，熱烈地便去接着：

——啊啊，朋友，你來得真的恰好！我有好幾天沒喫飽頭了，我還有幾草鞋作押，請你買幾升小米結我袁粥吃罷！

——啊啊，朋友，你來得却是不巧，我這個月還沒有領薪水呢！

莊周只聽了他這一句話掉頭便跑，一直跑到

聽不見馬蹄聲的時候，他纔稍微息了一息腳，但是等他息了一息之後，他覺得來連動也不能動彈了，他便無意識地把手裏提的草鞋來亂嚼，足足嚼盡了一雙。但也奇怪，他覺得好像享用了太牢一樣。

他從此便得了絕好的一個經驗。草鞋買不了的時候，他便把麻屑亂嚼。

——啊啊，我真感謝你的真宰！真是道在屎溺，道在瓦甃，而且道在麻屑了。

麻屑嚼多了，雖然可以勉強充飢，但是有時總想要點有血有肉的鮮味。有血有肉的鮮味！這在甚麼地方可以找得呢？

他想起那回在山中訪友的時候，他友人款待他的那隻雁鶩。

他想那回在雁說，正想要彈打的那隻異論。

他想起那回漆梁上的，從容出遊的鱸魚，……

他一面想，一面早把一個銀針來敲成鈎，把麻條來績成線，在兩個龐大的布袖上還裝了兩袖的麻屑，他趁着河水還沒有結冰的時候，想去釣幾隻

魚兒。

——蚯蚓呀，罪過，可憐你不該有能夠引誘魚兒上鉤的體質。因為你有用，所以你纔被人利用了。

小河邊上的田野中匿着一個枯藤，他把那枯藤翻開，又纔發見了幾條蚯蚓。

他把蚯蚓穿在針上，把麻線投在水裏的時候，他看見水裏面遊着的魚兒真是快活。魚兒一對對地銜尾接首在水裏面優遊。這麼一個簡單的現象在他的心中激起了一個異常的變化。他直到這時候纔回想起了他死去了的夫人。他直到這時候纔為她揮了幾行清淚。

他想起他夫人在生的時候，他待她真是太淡薄了，他總以為是受了她的係累。因為有了她，所以不得不過了些不潔的生活，因為有了她纔去做了一場小官，因為有了她纔教了幾個無聊的弟子。但是，如今呢？他只對着風影嚼麻屑了。

——啊啊，我是饑渴着人的鮮味，我是饑渴着人的鮮味呀！

他一連叫了幾聲，把釣絲投在河中，跑去抱起那個骷髏，熱烈地接了好幾個吻。

——啊，我是饑渴着人的鮮味，我是饑渴着人的鮮味呀！

下

莊周雖然窮，但他的名望却是不小。

他從前到過楚國，楚國的國王要叫他做過宰相，他便回到宋國來，宋國的國王也聘請過他。但是他是太看穿了，他說他不願意做別人的犧牲，他願意拖着尾巴在泥塗中做蠢豬。

他從前辭却楚國的聘請的時候，和他的夫人也嚷鬧過幾回，但是他終竟任了他的一性，他把宰相的位置也辭掉了。

人能辭掉宰相，他的身價自然是在相位之上；所以莊周雖然窮，只怕他是不想入世，他假如一想入世，無論他走到那一國，那一國的相位是並不稀罕他的——這是當時的人對於莊周的一般的評判。

——啊啊，我是飢渴着人的鮮味，我是飢渴着人的鮮味呀！

他在河邊上想起了他的夫人，他在枯骸中幻見了世夫人的面孔，但當他一回想起他夫人死時，他想起那時唯一的個弔孝者來了。

——茫茫天地中只剩我一個孤另的人，惠施喲！你是我唯一的知己！

他一起想起他的惠施，便一連連起了從前和他兩人的許多逸事。

——從前在濠梁上和他兩個遊玩的時候，那是再好沒有的了！水裏面的儻魚遊得真是快活，濠水是那麼清潔的，我們兩人的影子，啊，那印在濠水裏面的我們兩人的影子，那是永遠留在我的心裏！

——那回我女人死的時候，只有他一個人來弔我。啊，那時候我真是狂妄呀！我纔在箕踞鼓盆，還在唱歌！他教訓我的話，句句都是腳踏實地，我現在也還記得清楚。他和我不同的地方，便是他事事都腳踏實地，而我只是在無何有的鄉中盤旋。我

只是在自己的腦袋中打圈子，宇宙中的事物我知道了些甚麼？啊啊，我是一些也不會知道！

——惠施呀！你是我唯一的知己！從前我到楚國的時候，我看見有位郢人泥壁，泥水漬污了他的鼻端，如像蒼蠅子的翅膀一般菲薄，他請那高明的匠石用起斧頭如像使風一樣，把他鼻上的泥斫碎了。啊，我的靈魂全蒙在一種如像蠅翅般菲薄的泥裏，能夠抓到我的痛癢處的，四海難大。只有你惠施一人。惠施呀！你是我唯一的知己，我望你也如像匠石一樣，把我全靈魂的泥斫碎了罷！……

他一想起他的惠施。恨不得立刻就飛去和他見面。但是，此刻的惠施呢？他在做梁國的宰相。梁國和宋國還有幾天的路程。莊周不再回他的陋巷去了，他揸着有兩袖子的乾糧，提起那個骷髏，便一個人飄飄然往大梁走去。

——一位提着一個骷髏的瘋子！

——一位不吃麵包，只嚼麻屑的騷子！

莊周走一路，便引起一路聾聩的風聲。有些人揶揄他，但他只覺得無知的人終是可愛。人問他

man
man
man

是誰，他也不隱蔽他的名姓：因為他是素來不做這樣匿名的勾當的。人問他要到甚麼地方去，他便說要到大梁去，去見梁國的宰相惠施。

不知道莊周名聲的人，只當他在說瘋話。知道莊周名聲的人，只當他是誑人的騙子。堂堂乎天下的大哲莊周，連宰相也不肯做的人，豈做這些欺人惑俗的行徑嗎？他這個浪遊的乞丐到底想討些甚麼？想討人的極端的厭惡罷了！假人！假人！別有所求的騙子！

風聲愈張愈大，人還沒有到大梁，風聲早走到惠施的耳裏了。

——哼，奇怪，老莊這一來，是想奪我的宰相了！管他是真是假，總要先事提防。

梁國的宰相惠施一聽了莊周來的風聲，他在心裏便這麼打算了一下。凡事是要先發制人，要乘着他未見國王之前，先下他一個妖言惑衆的罪名，捉拿這個莊騙子。

可憐飢渴着友情，飢渴着人的滋味的莊周，他一面嚼麻屑，一面走長路，人還沒有走到大梁，惠

施早搜拿了他三天三夜了。他纔抵大梁城，便被人逮捕着，把他送到惠施的面前。

莊周一見惠施，便說不出來的歡喜，正想走去訴說年來的契闊，訴說心境的變遷，但是惠施向着他纔厲聲地罵道：

——老莊呀！你真是奇譎！你要來奪我的宰相，你正大光明地來就是了，何必要做出那種妖異惑俗的行徑！

——啊，惠施！你這說的話，纔是“匹駒未嘗有母”啦！

——你別要儘那樣假裝瘋癲！國法是國法，友情是友情。我已經捉拿了你三天三夜了！

——唉！莊周到此纔長嘆了一聲，他接着說道：惠施！我實在是自已欺誑了我自己。你聽我向你說一段趣話罷。南方有一種奇鳥名叫“鸚鵡”，他吃的是竹實，飲的是清泉，宿的是梧桐古樹。他有一次從南海飛到北海，他是想着北海的冰天雪地何等清潔的。他在路上遇着一隻含着死老鼠的鷓鴣，他因為都是同類便招呼了鷓鴣一下。鷓鴣鼓着

兩個鵝蛋大的眼睛，抬起頭向上怒吼：“哼，你是要來奪我的死老鼠啦！”——啊，朋友，你知道這死老鼠是甚麼麼？

惠施被莊周搶白了一場，面上雖是發燒，但他不能把莊周怎麼樣。因為那時的王侯將相都是以虛禮賢士為風氣的，這次惠施的侮辱莊周，只是提防他來奪他的相位，本也不想就要怎麼他的。如今宰相的位置是安然無恙。賢士却不可不虛禮的了，他便立刻倒堆一臉的笑容來向莊周賠罪：

——朋友，我們打是心疼罵是愛呢，請你沒誤會罷。

莊周默默不作一聲，只是飄然走出大門。他舉起手中的骷髏向白雲流盪蒼的青天擲去：

——唉，人的滋味便是這樣！人的滋味便是這樣！

（一九二三年六月二十二日）

函 谷 關

盛夏的太陽照在沉雄的函谷關頭，屋脊上的鯢魚和關門洞口上的朝陽甍鳳都好像在喘息着的一樣。

關外有幾株白楊，肥厚的大葉在空中翻作白灼的光輝。無數的鳴蟬正在方竭聲嘶地苦叫。

這體如焚的天地之上，只這些白楊樹下殘留着一段陰影了。

在一株樹蔭中仰臥着一位老人。他的上身赤

裸，兩隻瘦削如柴的手又在胸上。頭上的亂髮和口邊的亂鬚表示他好久不曾梳理。假使沒有兩三蒼蠅，時時飛去攪擾他的顏面，使他放在胸上的右手也時時舉去招展時。人會疑心是中了暑毒而死的遊方乞丐。

他與地面貼近的兩耳，好像聽見了甚麼聲音從地底傳來；他突然抬起了他的半身。他的枕頭是一部竹片訂成的書籍。

——啊，我所厭聽的邁人蹄的聲音；在這麼炎熱的天氣，連走獸也不敢出巢，只有這慣會趨炎附熱的人們纔能在路上竄跑。

他這麼叫了兩聲，隨着便站立了起來伸了一個懶腰。他的兩隻眼睛突露，頸部的下段現出一個馬蹄形的浮腫，伸張着十個指頭就好像白楊樹葉一般在空中戰顫。

——老瞎！哦，老瞎！

——啊，關合尹呀！

兩種驚愕的聲音同時叫出，兩個奇怪的老人

天水粒都還不會沾唇，請你把點現成的飲食給我。

關尹聽了，忙去取了一瓶水和兩張麥餅來。

在那時候老聃把樹蔭下的竹筒翻來在讀。

——啊，我真慚愧，你把我這部道德經倒不如燒了的好罷。

——那怎麼使得呀！關尹一面把飲食放在老聃面前，一面說：自從你寫了這部書給我，我是把牠看得比性命還要珍貴。我是寸刻不曾離牠。我一展開牠來讀時，這炎熱的世界，惡濁的世界，立地從我眼前消去，我的腦袋中徐徐地起了一陣清風，吹爽我全身的臟腑。我的靈魂就飄然脫了軀壳，入了那玄之又玄的玄牝之門。我白天讀着你這部書時，太陽就好像變成了月亮，他的光力非常柔和，使我回憶起我幼時所親愛的母親的慧眼。我晚間讀着你這部書時，我終夜可以不着枕席，我可以聽見眾星的歡歌，我可以看見許多仙女在天河中浴沐，這一切白濁都好像化成了美女，她們向我微笑，她們的呼吸是甜蜜的。啊，我讀着你這部書的時候，我總覺得這無涯的宇宙好像是從一粒種子

裏開放出的一朵蓮花，牠的芳香凝成音樂，牠的色彩溢成宏流，上天下地都充滿着香，充滿着美，充滿着愛情，充滿着生命——但是我如一想到人類來時，我的興致立地便要破壞了。我覺得蓮花的心中好像生出了一羣蠶蟲，整個的美滿看看便要被他們蠶噬癢盡。我在這時候又恨不得變成一片洪水把世上的人類和盤捲盡；恨不得頭上生出兩隻角來，跑到人羣中去亂抵亂觸如像一隻野牛。啊，一說起牛來，老賤，你從前騎着的那條青牛往那兒去了呢？

老賤儘關尹在一旁讚美，他只把那水和麥餅盡量地吃喝，麥餅吃來只剩下半個了。他的元氣，漸漸恢復了幾分，他又纔低聲地說道：

——啊啊，可感謝的還是飲和食，可憐爲我作了犧牲的是我的青牛了。關尹，你在問我的青牛嗎？……他說到此處，把便身旁放着的牛尾，拿給關尹看了一下，接着又說：可憐我的青牛只剩了這根尾巴了！

——啊啊，那是怎麼一回事？你是遇着了強人

的打劫嗎？關尹到此纔注意到了他的牛尾。

老駱把麥餅又吃了幾口，把瓶裏的水又呷了幾下，他又慢慢地說：我自從出了函谷關後，我一心一意往沙漠裏奔去，我是渴想嘗嘗無人跡的沙漠。我在炎風烈日之中騎在牛背上晝夜兼程地向西北奔趕。虧我牛兒的努力，我到底走到了沙漠的地方。沙漠中人是誠然沒有，但是一片黃砂茫茫，草沒有一株，水沒有一滴，可憐我的青牛牠奔趕了多麼遠的路程，走到那兒便橫倒在地上。我守着了牠兩天兩夜，但無法可以療治牠，牠在第三天終竟死了。

——啊啊，可憐我這個忠實的犧牲！我在這部書裏雖然恍恍惚惚地說了許多道運德德的話，但是我終竟是一個利己的小人，我向你說過，曉得善的好處便是不善了，但我偏只曉得較趨善的好處。我曉得曲所以求全，枉所以示直，所以我故作謙聲以示彰明。我曉得重是輕根，靜為躁君，所以我故意矜持，終日行而不離韜重。我要想奪人家的大利，我故意把點小利去誘惑他。我要想吃點鮮魚，

我故意把她養活在魚油裏。啊啊，我完全是一個利己的小人，我這部書完全是一部偽善的經典呢！我因為要表示我是普天之下唯一的直人，所以我故意狂道西來，想到沙漠裏去自標特異。啊啊，我的算盤終竟打錯了。不出戶，竟不能知天下。可憐我想像中的沙漠和實際的沙漠是完全兩樣。我辛辛苦苦遠來，我倒折了一條牛，還幾乎斷送了我的生命。我看待生命是很寶重的，但我偏又說沒有身體便沒有大患，啊，我真是一個矯偽者！可憐我一條青牛爲我這矯偽者而犧牲了！

老聃說着，他的熱情漸漸激越起來。關尹在一旁只是沉默無聲，一種不快的暗雲漸漸壟罩了他全部的顏面。

——啊，我的青牛雖然爲我死了，老聃又接着說，但是他提醒了我這個偽善者的良心。青牛牠是我的先生呢。牠教訓我：人間終是離不得的，離去了人間便會沒有生命。與其高談道德跑到沙漠裏來，倒不如走向民間去理一理一理，偽善者呀，你可以顧然思返了！我的牛，啊，我的先生，牠給了我

這麼一個教訓，牠這枝尾巴比我五千言的道德經還要值得五千倍呢。關尹，你了解我嗎？

關尹沒有回答，他的臉色愈見黑沉下去了。

老聃講了半天，他口渴了起來，把瓶裏的水又喝了幾下，索性把剩下的麥餅吃了。他把兩手拍了兩拍，把水瓶交還了關尹之後，又把那青牛的尾巴拿在手中招展。

——關尹，多謝你了。我現在如享太平，如登春臺，啊，究竟樂是不可不享的。這一瓶清水，兩張麥餅，牠們的功能更在歡樂以上了。虧了我從前對你瞎說，說比塵五色令人目盲，五聲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啊，我真是瞎說！五色何嘗會盲人，五聲何嘗會聾人，五味何嘗會傷人呢？我真是瞎說。有目不能不視色。有耳不能不聽聲。有口不能不味味。像這眼前豐富的色彩，這褐赭的關門，這青翠的樹木，那深藍的晴空，那皎白的雲彩，那一樣不是使我這兩眼生快？這樹上的清朗的蟬聲又是何等悅耳！我如今見了聽了，不見盲，不見聾。就是我

纔喝了一瓶清水，我纔吃了的兩張麥餅，啊，那種形容不出的美味啊！假使我不吃不喝，我這條老命怕早已斷送了罷。啊，我真是瞎說！我是爲愛惜身體纔怕盲目聾耳傷口。但是我所說的却句句都是死話，我要想目不視色，耳不聽聲，口不味味，我只好朝墳墓裏去！我只好朝墳墓裏去！啊，我真荒唐，我真荒唐！我可知道了，我的根本謬誤是在一方面高談自然，一方面又萬事都從利己設想，只要於己有利，便無論是什麼卑賤的態度都是至高的道德。啊，我於今懺悔了！我今回得了一個實地的經驗，我真是由衷懺悔了！我以爲跑到沙漠裏便可以表示我的高潔，我在這種行爲之中可以收莫大的利得，殊不知我反倒折了一條牛，還幾幾乎斷送了我的老命。我如今得了這個體驗而懺悔了，但是我這個體驗是我的青牛先生賜給我的，我這條青牛的尾巴比我道德經的五千言真是高貴得五千倍呢！

——啊啊，我的青牛先生可惜終爲我這個利己的小人而犧牲了。牠倒睡在沙漠中兩天兩夜，只

是向我點頭，向我流淚。我雖然知道牠是想向我討點飯食，但是在那上天如青銅，下地如火坑的地方，連我自己的性命都是朝不保夕的，我何能兼顧得牠呢？其實牠在第三天上也還不至於便那麼早死，實在是我作孽！我因為渴荒了，餓荒了，我心中藏着一個利己的惡鬼教唆我去吸他的血液！我便在牠的不能動彈的一隻後腿上拚命割了幾刀，牠那時悲慘的鳴聲，啊啊，使我心中的惡鬼也都戰慄了。但是我還拚命地割，結局我割破了牠一隻大脈管，鮮紅的血便如噴泉一樣噴湧出來，我的惡鬼怪笑着教我吮吸。我吮吸了一肚皮，牛的悲鳴漸漸低沉了下去，就好像哭着的小孩兒漸漸熟睡了的一樣。但到後來血液也不噴湧了，牛的四腿前後一伸，全身大顫了一下，就那樣便永無動靜了。是，牠便那樣被我吸死了。我這能以身說教的神聖的青牛便完成了牠的處命！愛，我哀悼牠，我感謝牠，我要沒世不忘牠的恩德。我把牠的尾巴割了下來，這要做我修道的人的永遠的記念呢。（聽說後世修道的人手中定要拿着一隻牛尾的紋盛，便是從這兒

起始的了。)我把牛血吸盡了，我的元氣便百倍了起來，我便急忙回頭，慳慳走我的歸路。

——關尹，我現在要回到中原去了，回到人間去了，我從前說的話幾乎句句都是狂妄，我說的道與德是不能兩立的。我說的道是全無打算的活動的實體，我說的德却是全是打算的死滅的石棺。我現在懺悔了，我要回到人間去，認真地過一尋人的生活來。我是有妻有兒的人，你是曉得的。他們現刻住在魏國的段干，我現刻要往那兒去了。可憐我並沒有甚麼本事，我只有一肚皮的歷史，我現刻要想養活我自己，我還當自行改造下一纒行。我回到他們那裏去便替他們掃地洗衣都可以，我再不敢倣視一切，大着面皮向人誇自己的道德了。

老聃說了一長串的獨白，想說的話大約也說完了。到這時候他纔覺得關尹立在一旁始終不曾作聲：關尹臉上堆着的一臉晴雲，就好像暴風雨欲來時險惡的天勢一樣。他自己只得徐徐立起身來，自言自語地說：我這部誤人的道德經，只好我自己拿去燒燬了。他便把那編竹簡挾在左腋下，右手拿

起他的牛尾巴，悠悠然向東南走去。

蟬子的聲聲仍然在白楊樹上苦叫，日腳已漸漸偏西了。

關尹在樹蔭下沉默了好一會，他的眼睛愈見突露欲裂，額上的浮腫愈見奮張，全身都在震慄作響。

——哼！哼！虛偽！卑鄙！詐騙！我是受了這惡鬼的愚弄！……啊，他分明賣掉了他的青牛，偏要編出一長串的鬼話來騙去了我兩張麥餅！……

他憤恨地說了這幾聲，他的怒氣愈見不能遏抑，他把手中的水瓶投打在一株白楊樹上破成粉碎了。他怒張着震慄的兩手向空中抓掣，朝着老聃所走去的方向大吼：

——有史以來的大賊(善?)老聃！你把你那偽善經抱去，又可以向書坊裏去騙幾張麥餅了！
哼！哼！……

蟬子的聲音仍然在白楊樹上苦叫，日腳已經漸漸偏西了。

（一九二三年八月十日出版）

葉羅提之墓

葉羅提七歲的時候還在家塾裏讀書。

有一天他往後園裏去，看見他一位新婚的堂嫂，背着手立在竹林底下。

嫂嫂的手就像象牙的雕刻，嫂嫂的手掌就像粉紅的玫瑰，嫂嫂的無名指上帶着一個金色的戒指。

竹筍已經伸高了，籜葉落在地上，被輕暖的春風吹弄作響。

嫂嫂很有幾分慵倦的樣子。——到底是在思

索甚麼呢？

他起了一個奇怪的慾望：他很想去捫觸他嫂嫂的手，但又不敢去捫她。

他的心機就好像被風吹着的竹尾一樣，不斷地在乳色的空中搖盪。

* * * * *

每年春秋二季全家上山去掃墓的時候，

葉羅提的母親和嫂嫂們因為腳太小了在山路的崎嶇上行步是很艱難的。

他爲要親近她的手，遇着上坡下坡，過溪過澗，便挨次地去牽引她們。

牽到她們手的時候，他要加緊地攥着她，加緊地。他小小的拇指埋在嫂右手的柔嫩的掌中。

——嫂嫂，你當心些呀。

——多謝你呀，弟弟。

(啊 崎嶇的山路可惜還嫌少了呀！)

這樣的幸福在葉羅提十三歲以後便失去了，他在十三歲的時候便進了省城的中學。

* * * * *

(感謝上帝呀，嫂嫂已經生了兒子了。)

年暑假回家從嫂嫂手中接抱她的兒子，他的手背總愛擦着她的手心。

那一種剎那的如像電氣一樣的溫柔的感觸！

——嫂嫂，孩子又洒了尿了。

——哦呀，又打濕了叔叔的衣裳。

嫂嫂用自己的手巾去替他揩拭的時候，他故意要表示謙遜，緊靠着她的手和她爭執。

* * * * *

葉羅提讀了不少的小說了。

堂兄不在家，他到嫂嫂房裏閒談的時候，嫂嫂要叫他說書。

他起初說些“伊索寓言”，說些“天方夜譚”，漸漸地漸漸地說到“茄苗小傳”，說到“茶花女遺事”，說到“撒喀遜劫後英雄略”了。

說到愛情濃密的地方，嫂嫂也不怪他。

有一次嫂嫂在做針線的時候，他又看見嫂嫂的抵針。

——嫂嫂，你的抵針真是發亮呢。

——我當心地用了好幾年。眸子都穿了許多
了。

——嫂嫂，你肯把這個抵針給我嗎？

——你真癡，男子家要抵針來做甚麼呢？

——你給我罷，嫂嫂。

嫂嫂瞪着眼睛看他，看了一會又把頭埋下去
了：

——好，我便給你。但你要還我一個新的。

* * * * *

“我遠遠地聽着你的脚步聲音便曉得你來了，
我的心子便要跳躍得不能忍耐。”

“你的聲音怎那麼中聽呢？我再也形容不出
呀！甜得就和甘蔗一樣的。”

“從前我在人面前嘴是很硬的，現在漸漸軟起
來了，我聽見人家在說不真的女子的話。我的耳朵
便要發癢了。”

“我怕睡了談夢話美出了你的名字來。”

“我恨我比你多活了十幾年呀！”

.....

葉羅提從他嫂嫂的口中漸漸地漸漸聽出了這些話來了。

.....

十年後的春天，同是在後園裏的竹林下面，嫂嫂懷着第三次的孕身，葉羅提也從中學畢業了業了。

十五夜的滿月高朗地照着他們。

——我希望這回的小孩子能夠像你呢。

——怎麼會像得起來呢？

——古人說：心裏想着甚麼，生的孩子便要像甚麼的。

——真個像了，你倒要遺不白之冤呢。

——唉，人的心總愛猜疑到那些上去。……你

今晚上怎麼總不愛說話呢？你要走了，你還有甚麼對我說的嗎？

——我沒有甚麼話可說，但是，……你假如是肯的時候，我只想，……

——你想甚麼呢？

——我想把你的右手給我……

——給你做甚麼？

——給我……親親。

——啊，那是使不得的！使不得的！

——你不肯麼？連這一點也不肯嗎？……

兩人沉默着了。

——你明天是要走的嗎？

——不能不走了。

——怎麼呢？

——考期已經近了。

——啊，還要進甚麼大學呢？

——不是願意進，是受着逼迫呀？

——受着甚麼人逼迫？

——世間上的一切好像都在逼迫着我。我自

己也在逼迫着我，我好像遭了飢荒的一樣。

——你去了也好，不過……唉，我們……怕沒有再見的機會了。

——那有那樣的事情呢……

兩人又沉默着了。

嫂嫂像要想說甚麼話，但又停止着沒有說出口來。

——你要想說甚麼？怎麼想說又不說呢？

——唉……我……我……我肯呢。嫂嫂說了，臉色在月光之下暈紅起來，紅到了耳畔了。

她徐徐地把右手伸給葉羅提。

葉羅提跪在地下捧着嫂嫂的右手深深地深深地吮吸起來。嫂嫂立着把左手緊攏着他的右肩，把頭垂着半面。她的眼睛是緊閉着的，他也是緊閉着的。他們都在戰慄，在感着熱的交流，在暖蒸蒸地發些微汗，在發出無可奈何的喘息的聲音。……

如此十五分鐘過後，嫂嫂扶着葉羅提起來，緊緊擁抱着他的頸子，顫聲地說道：

——啊啊，我比從前更愛你了。

● ● ● ● ●

葉羅提被猛烈的噙啞啞的醒轉來的時候，抵針已經不在他口裏了。

他在那天晚上接着他堂兄從家裏寄來的一封信。信裏說，他的嫂嫂就在那年的夏天在產褥中死了！死的臨時還在思念着他，諺語中竟說他回到了家裏。

他讀完了信，索性買了一瓶白蘭地回來，一面喝，一面淚潸潸地把他嫂嫂的抵針在燈下玩弄。他時而把眼睛閉着，眼淚便一點一滴地排落在他的酒杯裏。

他把一瓶酒喝得快要完的時候，索性把抵針丟在口中，倒在床上去睡了。……

● ● ● ● ●

看護婦把手伸去替他省脈，意識昏迷的他專在叫道：

——啊，多謝你呀，嫂嫂。

看護婦又把手伸前去插體溫計在他的右脅窩下，他又在叫道：

——啊，多謝你呀，嫂嫂。

他病不兩天，終竟被嫂嫂的手把他牽引去了。

醫生的死亡證上寫的是“急性肺炎”，但沒有行屍體解剖，誰也不曾知道他的真正的死因。

(一九二四年十月十六日)

萬 引

那是一本日本文譯的 deVigny 的“Chatterton”。

松野(Matsuno)不久纔接到他的朋友寫了一封信來，說是這齣戲劇異常趁心，這是寫的一位十八世紀的英國的薄命詩人，Chatterton 便是詩人的名字。Chatterton 在十八歲的時候，做了一首詩出了大名，但他不久便藏匿了。他把姓名隱去，藏匿在倫敦市場一大販賣的 Bell 家裏。他藏匿的原因，一來是想逃名，一來是想靜秘地從事創作。他

他借了一位商人的錢，寫了一張契約，限期不還時商人可告發他，投他入監獄的權利；但在期限內身死時，商人可以把他的屍首賣給外科醫生去解剖的。期限眼看臨頭了，他要做詩文來賣稿。但他爲稿費而做詩文，他的詩文總不能滿意，做了又毀了。他最後沒法只得寫了一封信去求他的父執倫敦市長保護。市長到 Bell 家裏來了，反對 Chatterton 的詩人生活，說他那首出名的詩有人在報紙上罵他是剽竊。市長替他寫了一封信，介紹他到一家人家去當值僕。詩人憤怒了，把他的詩稿全盤投在爐中，大喊道：

——啊，替一般傲慢的忘恩漢寫出的崇高的詩想啣！在火焰中把身體淨化，隨着我一同昇天了！

詩人叫着，把一切的詩稿焚毀了，服了鴉片自殺了。

Bell 的夫人 Kitty，這是很貞淑的一兒一女的年少的母親，她當時纔二十二歲。她和詩人却隱隱生了戀愛。她看見 Chatterton 自殺了，她而登

樓身殉了。……

松野的友人盛稱這部悲劇的傑出，若他介紹了一個梗概。他爲這內容所打動了。加以他自己也正想做一篇悲劇，想把中國的詩人杜甫來做酒杯，澆他自己的塊壘。他在一部雜書上看見杜甫是吃牛肉脹死了的。因而想到杜甫的窮困，總是好久沒有米糧下鍋，那胃早在飢餓狀態之下衰弱了的。偶爾鄰人送了兩斤牛肉來，他歡喜過望多吃了一些，所以飽手脹死了。他的醫學常識很補助了他。他知道飢餓久了的腸胃，進食時只能漸漸採用輕食，固形物是不能立地多用的。他要做這篇劇，但沒有做劇的經驗，他存心想讀些名劇來做模範。

他有這種種動機，所以他今天吃了中飯，特地走到市內圖書館裏去了。他在圖書館裏面找不出“Chatterton”來，只找到一本“Edmond Rostand”的“Cyrano de Bergerac”——這也是寫的一位薄命詩人，最後是被人暗殺了的。他跑馬觀花地把這部詩劇讀了一遍，已經是傍晚時分了。他所凝視着的題材和這部詩劇的貴族性不合，他所求的表現

也不是這種華美的外觀，他讀了一遍雖然覺得是佳作，但總不能恩適地貼在他的心上。他所得的觀感也就很淡漠了。

他的胃臟催他回家吃晚飯了，他纔從圖書館裏出來。當他走過一家大書店門首的時候，他又想進書店裏去立讀片時。書店裏樓下是賣的雜貨，要是樓上纔賣的是書籍。他走上樓時，看見他喜歡的一位好看的仕女在梯旁讀書，他便招呼她，但她沒有抬起頭來。他走上樓去了。樓上四壁都是書櫃，縱橫擺放着許多書架書櫃。這兒真是一座迷宮！不必說各書的內容都是一座上了七重封鎖的宮殿，要想遊歷遍這些宮殿世間上還沒有這樣全能全智的人；就在這座迷宮之內，要想讀遍各書的書名乃至辨別科目的分類的，也要費一番智力了。松野在這書店裏是走熟了了的，他走到一座書架前是新刊的文學叢類。

——“吃死刑的女人”——“吸血鬼”——“饑餓”——“白石之上”——“凡斯哥牧歌調”——“大鷹”……都是最新時代的文藝陣上的戰士所佈

出的八陣圖，單看這些書名已有引人入勝的魔力了。

松野立在書架之前他總要受兩種苦痛：一方面是他小小的自我要被這些文藝的戰士所投的巨彈來打成粉碎，他方面是他羞澀的錢囊比這時再感着羞澀的時候沒有。松野並沒有甚麼嗜好，假使喜歡讀書和喜歡買書也可以算是嗜好時，他就算有這兩種了。他喜歡讀書，但是他沒有錢來供他購買。書籍是偉大的精神的產物，連書籍也成了商人所壟斷的商品，這是社會上最傷心的現象了。書籍是偉大的饑餓的食糧，連書籍也沒有錢來購買，這在知識慾開了剛的，如像松野一樣的人，是最感痛苦沒有的了。

松野立在書架之前，如像遊魂一樣，飛到這本書的序文上去涉歷一兩行，又飛到那本書的結尾上去掠讀兩三句。這本書裏也像伸出了一隻手來拉他，那本書裏也像伸出了一隻手來拉他，結局還是窮貧的力量大，帶着他把這些手都擺掉了。

松野立在書架之前翻閱了一些新書，最後他

翻到了一本“Chatterton”了。

——啊，“Chatterton”！他從書架上取了下來書型只是三十二開的小本，假如他穿的是洋服時，連外包裏都可以統進去的。他拿到手裏先把最後的價錢看了，價錢還不貴，只要六角錢但是他那兒來這六角錢呢？他穿的和服的衣袖裏，左邊是一隻鉛筆和抄本，右邊是兩張一角錢的紙票。這兩張紙票是他出門時他女人給他的。一張是來回坐電車的車費，一張是怕他回家過遲，好吃兩張白水麵當晚飯的麵錢。他爲節省這兩角錢，來回沒有坐電車，連麵也沒有吃。這兩角錢剩回家去，也可博得他女人小小一點歡喜，遠在他是比坐電車的安逸，和吃白水麵的快感還要希望的。他只有這兩角錢，他那能換得這一枚薄命詩人呢？

他平時遇着沒錢買書的時候，他便厚着臉皮立讀。但他今天發現了一件新的事實了。歐美的書，最新流行的裝訂是不加裁截。這種裝訂的起源大約是因為書太行銷了，連裁截的餘暇也沒有罷。但是及到成爲了一種流行，便成了一種新式的殘

缺美了。這種流行也漸漸傳到了東洋來，“Chatterton”這書便是沒有加裁裁的新裝訂，所以松野拿着這本書便想立讀也不能辦到了。

——啊，狡猾的書買！（他心裏這樣想）弄來這樣的一種時髦，是預防我們貧窮人來立讀的呀！

他得了這個發見，但失望地暗笑了一下把書本插回原處了。他又如像遊魂一樣飄飄忽忽地走到法文書閣旁去。他照着作家的名次，在v字架找出一部de Vigny的“劇作全集”，價格更貴了，要一個六角錢。他只把價錢翻來看了一下，就好像雞鑿啄着了一個石子一樣，把書依然放回原處去了。

他飄飄忽忽要想下樓司去了，但又走到初次立過的書架前，把“Chatterton”又拿在手裏。這回有一種危險的觀念闖進他的腦裏來了。

——詩人“Chatterton”不是偷了商人的寶物的妾室嗎？啊，是的。一切的商品都是贖物，我們是可以奪取的。

他把書拿着，向左右看了一下，雖是沒有人看見，但總覺得世界驟然變映了的一樣。他想把書

操在懷裏，但他的心臟加速地跳起來了，臉上覺得發燒，他的手痠擊着只把書緊緊按在胸上，他拿着書又走到法文書籍閣前，這兒四顧沒有人，他大膽地把書操在懷裏了！跳，跳，心臟愈見跳，他努力鎮靜着懷着騷物走下樓去，樓梯好像受着地震一樣。樓下讀着書的仕女抬起頭來向他微笑，他也吃了一驚，好像他的行為是被她看穿了。

——我這不是革命的行為嗎？我在恐懼些甚麼呢？我在畏縮些甚麼呢？

他自己一面這樣辯護着，匆匆走出店門，回顧身後沒有人追來，他纔落了一口氣。

——啊，但是，我這做的是甚麼事情呢？我是受過高等教育的人，我怎麼纔做出這樣下賤的事！我養持了半生的道義不是完全破產了嗎？

他急於想躲藏，街道上的天地太寬闊了，他沒有這樣的膽量在光明的路上走着。電車來了，他一跳又跳上車去，他這時候節省錢的意志消滅了，只要人許他坐電車，他就出五塊錢也很信願一樣。他跳上了車，車裏的人又太多了！他們都是正大光明

的人，你怎麼能夠闖入這個社會裏？你衣襟裏接着的是甚麼？你眼睛爲甚麼不敢正視人？你臉上爲甚麼在發燒？你的心上爲甚麼在跳？……嚴烈的聲音在他的心耳裏吼着，他在電車裏坐得不能安穩，但他自己又辯護着說：

——我這不是革命的行爲嗎？我奪回的是天下的公物，是十九世紀的一位法國詩人做的一部悲劇，詩人做劇是供我們讀，總不是供後代的商人來掠取我們的罷。我怕甚麼？我有甚麼畏縮的必要呢？

他用力抬起頭來，在電車中環顧。但是別人的眼睛，不看他的，好像在輕蔑他的一樣，看着他的更好像在責罵他的一樣。他的一切的動作都不自然，連呼吸也不自然，全身的血液循環也失掉了規制了。他在車裏忍耐不着，剛好堅了一區又跳下車來。他揀着僻巷走去，揀着平民窟的通道走去，急欲躲急好，急偏僻急好。不願意見人。他不敢過分佔領了寬大的空間，他只是把身子縮小，地上有眼時，他或者可以鑽進去了。

——松野君！松野君！

他從海岸上從「醫科大學」門經過的時候，有人從門內叫他。他吃驚地把頭抬起來，纔看見他的朋友中國留學生的M。

——M君，許久不見了。你今晚怎出學校得這樣遲？是甚麼時候了？

——剛纔打了六點鐘。我因為在耗子身上找尋 Weil 氏病的 *SPirochaeta*，所以稍微遲了。你近來尋着職業沒有？

——還是賦閒着在。我到圖書館裏去。

——在從事甚麼著作嗎？

——唉，我想做一篇戲劇，想把你們中國的詩人杜甫吃牛肉脹死了的事情來做題材。

——唉！杜甫是吃牛肉脹死的嗎？

——我是在一冊叢書上看來的。

——唔，怕是 *Ptomainesverg ftung* (腐肉中毒)罷？

——我的解釋不是這樣，我以為杜甫的腸胃

是在飢餓狀態之下，他餓得快要死了，突然有人送他幾斤牛肉，他飽吃了一場，一定是那穿孔的緣故死了的。

——哈哈，不錯。DarmsPe forati n im Hunghezustand 啱，虧你想到了！

——所以我想：杜甫雖是餓死了的，實在是餓死了的。

——自然，自然。但這裏有甚麼 Thema 嗎？

——這裏有一個重大的社會問題：便是你們中國的社會爲甚麼要把那麼一位偉大的詩人餓死呢？

——哈哈，就和日本的社會要餓死你一樣啦！

——笑話，笑話。

在黃昏之中兩人一面走着，一面暢談，這個意外的邂逅暫時把松野的苦難救了。但他們走到了要分手的地方了。M向松野說道：

——請致意你的夫人，改天再來看你的小孩子們。

M這句通常的客套話，又在松野心中喚起一

難題來了。他懷起偷來的書回家去怎好對他女人說話呢？假如直承是偷來的，他女人素來是尊敬他的人，豈不是因為這一次失着，連她也要和自己一樣陷入不可名狀的苦境裏嗎？他女人的性情他是很知道的，她是再不肯做虧人的事情的人。平常不怕就是家貧，她是從不肯拖欠，想方設計把每月每日的生活總要彌縫下去。她現在和他同過着貧苦的生活，並沒有甚麼怨言，把她全部的青春爲他拋棄的，正因為愛他，尊敬他的人格；但他今天所做的是甚麼事情呢？偷盜！偷盜！扒手！這是怎樣深沉的墮落啊！這好對他的女人直陳嗎？還不使她失望？這不等於宣布她的死刑？這不是他們十幾年來的家庭生活的一個大破綻嗎？墮落！墮落！墮落！我怎麼這樣輕易地便犯定這樣不可救濟的罪惡呢？他想把他懷中的贓物拋去，但是拋去了罪惡便能消去嗎？他又想假如不向他女人直陳時，他自結婚以來對於他的女人不曾欺騙過一次，他們的家計雖然貧，但他們的生活還能維持着清貧的幸福，正因為他們夫婦之間彼此全無秘密，兩人是互相

親信，澈底親信的原故。儻了人還不得不欺騙自己的妻子，這連環不解的罪惡的華乳病！牠的代價又是多麼高貴的呢？啊，六角錢更賣了自己的人格，便賣了自己的家庭！我這是怎麼弄起的呢？我窮到這樣沒志氣了嗎？我窮到這樣沒志氣了嗎？……

他反覆籌思着，但他對於我自己的行為又辯護起來，他相信他的女人定會不能了解他，他決計不向他說出真話，他連騙他女人的話都想好了。便是說“Chatterton”這本書是中國留學生的M送他的。——不錯，只有這樣的奸，家庭的幸福可以不會破，我的這回小小的欺誑也是情有可原。欺誑不有時是必要的嗎？得了肺結核的人醫生要欺誑他，孩兒問他從何處生出來的時候母親要欺誑他，難道這也是罪過嗎？不錯，天下的事情有誑必有權，我這回纔算實驗着了。

他得着騙他女人的口實了，便大膽地向他住家走去。

他的住家離F醫科大學的後門並不甚遠，是在堆垃圾的旁邊的一家平屋。他家裏除灶房而外

總共只有兩間房子，一間四席半，一間六席。在這兩間房子裏住着他的一家人，夫婦兩人和四個男孩子。爲首的一個孩子是他二十五歲的時候得的，已經十一歲了。以下是兩歲遞減的等差級數。算他認識的醫學士頗不乏人，他在四五年前也就採取了根本的節育手段了。

他回到他家裏時，他的妻子們正在廚子裏吃飯。孩子們見了他回來，都各各歡呼着把飯碗放了。黑洩洩的冷麥飯，鹹蘿蔔一盤，煮番薯一碗，孩子們也是吃得上好的，他忍不着淌出了眼淚來。他女人問他吃麵沒有，他答說沒有吃。他女人說沒菜，要替他煮兩個雞蛋。他推却着不要，從衣襟中把“Chatterton”取了出來。

——你這是那兒來的書呢？他女人接着問他，他到這時候怎麼也說不出騙她的話來，只得囁嚅着說：

——從書店裏拿來的。

——你是買的嗎。

——不是。

——是借錢買的吗？

——不是。

——啊！（他女人驚愕着把眼睛睜起了）你是做了“萬引”來嗎？

——……

——啊！你怎麼做出這樣的事情來！你把書給我看罷……只管六角錢！共總只管六角錢，再窮也並不是買不起，你怎麼做出這樣的事情來了呢？

——……

——這是很危險的事情呢！萬一穿破了怎麼見人？前科犯都要推在你的身上，這怎麼償還得清？你怎麼做出了這樣的事情？

——……

——這樣的事情做了一次是要做二次的，就只有做第一次頂難，你把這頂難的一次做出了！……

松野被他女人這樣搶白着，他弄得一點也不敢作聲。他女人的發作，他是早在意料中的，但在

他的孩子之前這樣不隱晦地搶白他，他漸漸或覺着一種忿怒了。他不是在他孩子們面前要文過，他不是因為自尊心受了虧損，他是因為怕他的孩子們要受不良的暗示。（我縱使成了十惡不善的壞人，我不願我的兒子們也跟着我學壞！）他心裏這樣想着，聽見他女人又重重疊疊地說出“萬引”來，他不禁憤聲地回答道：

——我就做不名譽的事情也損不到你的體面！

他的女人不再開口了。他把書奪回了去。逆飯也不吃，走到他六席間的一張矮桌旁跌坐下來，翻開“Chatterton”的頭一篇閱讀，一種不愉快、沉默支配着他的全家，就好像暴雨欲來時的陰霾一樣，壓得令人窒息。他女人不理他，他對於她的恨意也逐漸增殖起來：

——Forensic的保守派！我這革命的行為豈是你所能了解的嗎？哼！哼！六角錢不多！我每回買書要向你索錢的時候，不怕就是一角半錢一本的舊雜誌，有那一次你不向我訴一番苦，背一番家計

的預算呢？我是夠了！我做扒手就算是墮落，也是
你把我墮落了的。你現在要我在我頭上來作踐了！

.....

他這樣對他的女人抱着不平，他的腦袋中瀰
漫着煙霧，他讀的書連一個字也不會入眼！

——陶爾 爾街着 鄰人的做回家去養他的孫
子，這不也是一種扒手行爲嗎？但是我們誰個能夠
說他不好，能夠說他是偷竊。我現在就偷了這本書
回來，我的初心是想在創作上得些觀察，我的創作
又是想賣些稿費來供養妻子，我做了扒手，究竟爲
的是甚麼入呢？啊，上帝呀！上帝呀！你假如是有眼
睛，你也該寬宥我的罪。我失業以來三個月了，現
在我要想以作家的資格來供養家口，我沒錢買書，
難道別人有書讀可以置諸高閣，我也不能取閱嗎？
天下那有這樣不公平的事呢？

他自己哀憐起他自己來，又連眼淚也流出了。

松野他本是一位私立大學的文科出身，在三
月以前他在R市上一家報館裏當三面記事的主
任。他因為早染了些社會主義的形色，和編輯主任

衝突，終竟把職解了。他解職以後便賦閒了三月，三月之內東奔西走，處處去找事情，但在現在日本國內萬事都在緊縮期中，事情却終不容易找着。以前的微薄且積蓄，他的夫人是留來為兒子們的教育用度，決不會挪用過的，現在也早挪用得將要告罄了，他沒法，纔決心想走入作家的生活裏。但他這新的新生活還是未知數。他不久做了一篇小說，是寫他失業的事情的，寄給他東京的一位文壇知友，這位知友說他的文章不合時宜，在有產者的文壇中賣不出去，在無產者的文壇中也拿不到多少報酬。他勸他出馬不要把路走錯，即使要寫寫社會問題，最好是借一件歷史的衣裳來緩衝一下。他又對他說，東京的文壇近來歡迎歷史的作品，而且關於中國的好像尤為歡迎，因為這樣時可以滿足兩重 *exotic* 的慾望——時間的和空間的。他他把杜甫的故事來做一篇戲劇，實際上便是聽從了他這位知友的忠告了。他對於戲劇本沒有甚麼經驗，加以又是古事，不好意思亂寫，所以他總想讀些名劇做規矩準繩，正如他朋友所說，免得出馬便走錯

路徑。但他在這樣躊躇時，他的家計却一天一天地迫逼攔來了。虧他的女人挖肉補瘡，東挪西節地還維持着在，他想到他女人的苦心上來，覺得他的行為太對不起她，她剛纔惱恨她的話，更太不近乎人情了。他悔痛起來。

——我到底是蠢，爲甚麼僅僅因爲六角錢，便賣掉了我的良心，賣掉了我家庭的幸福呢！可憐我的女人，可憐我的兒子，因爲我偶爾的錯誤，使他們在人羣中也不能露面。我的惡影響更不知要貽害我的兒們到怎樣的地步！“Chatterton”呀，你是Mephistopheles，我好像Faust一樣，把一條魔犬引進家裏來了！

他懺悔着想去向他的女人賠罪，想個善後的方法，但他的腦中總還有幾分梗塞，好不容易放下勢子來向他女人賠禮，闢張着的“Chatterton”呈在他的面前，就好像地獄的魔口一樣，每個字都好像在吐出火焰，火焰中現出重重疊疊的“萬引——萬引——萬引”的字樣。他把這書不知道該怎麼處置了。

在他跪坐在短檠前這樣焦頭思索的時候，他的女人在廚房裏始終沒有作聲，孩子們好像直覺著一種家聲墮頹的一樣，沉默著吃着香蕪蕪菜飯，也沒有作出聲息。

他女人最後走到他面前來，反轉先向他賠了一禮，說她剛纔的話過分了，望他不要介意。她把手上的一個戒指脫下來向他說：

——這個戒指是你給我的，我無論怎麼困難，我還不會把牠進過當舖。今天沒有法子，沒有甚麼東西可當了，請你恕我，只好把這個戒指請你拿去當了罷。你把那本書一同拿到書店裏去，補給他六角錢，便甚麼事情都沒有了。這樣，我們彼此覺得心裏好過些。

松野聽着他女人這一席話，他眼淚湧出來了他昏蒙的腦筋頓時清醒了起來。一個很簡單的救濟法，他自己驚怪他不知道怎麼總也不會想出。他這時候突然被他女人提醒了。他把書拿到手裏，立刻站起身來。戒指他沒有要。他說：書他再不想看了，他要拿去放還原處，摹仿他人的文章也就和偷

這本書是一樣，他自要出心裁來畫他的杜甫，把他自己的心血來避生這位死人，他決不願仰給 de Vigny 的一絲半毫的輔助。他的杜甫已經在他心中復活着了，杜甫感着肉體上的飢餓貪吃牛肉，就和他感着精神上的飢餓貪讀書籍一樣，杜甫被牛肉餓死了，但他幸得和 Dante 一樣，有 Beatrice 救了他。

他說着便匆匆跑出去了，坐上電車一直坐到書店門口，店裏已經是燈光煌煌的了。他的書並不藏在衣襟裏，只是握在手中。他走上樓去仍把原書放在原有的書架上。他這件事情就好像大海裏起了一個水泡一樣，散後便永無痕跡了。

他的身子真輕巧，他甚麼顧慮也沒有，甚麼忌憚也沒有，他和燕子一樣飛下樓來，在他走出店門的時候，看見東方的天上一顆清白的大星在向他們笑。

【附註】 日本歸去商店當執手的事情證明“萬引”。

(一九二四年九月十九日夜)

陽 春 別

一九二四年六月十日午前十時。

上海三菱公司碼頭，N郵船公司的二層樓上。

電話聲，電鈴聲，打字機聲，鋼筆在紙上奔跑聲，不間斷地，在奏着近代文明的進行曲。栗鼠的眼睛眼睛眼睛，毛蟲癢癢着的顏面肌肉……隨着這進行曲的樂聲，不斷地躍進，躍進，躍進……。空氣是沸騰着的，紅頭巡捕，西洋婦人，玉蘭玉蘭水的香氣，衣縫下露出的日本婦人的肥白的腳脛……人是沸水中浮遊着的水滴。

在買三等船票的櫃台外面站一位臉色蒼白的青年，頭髮是亂蓬蓬的，穿着一件俄國式的“魯白西架”側着身子在櫃台上填寫買票的類律。他寫出的名字是王凱雲，要乘“上海丸”到日本長崎去的。

青年寫好了，抬起頭來看着旁邊賣頭等票的地方站着一個西洋人，攜着個五歲光景的兒子。西洋人有五十歲的光景，蓄着長長的頭髮，梳着“沃爾白克”，蓄着鬚鬚，一眼看來便曉得他是藝術家，而且是法蘭西人的樣子。

西洋人果然用着法屬語在和賣票的日本人拈談，日本人只把日本語來反問，兩下都不懂。青年在旁邊看見他們爲難的情形，便走近去向西洋人默識了一下，替他把話翻譯了。

西洋人也是要到長崎去的。問幾時有船，問頭等票要多少錢，問五歲的孩子要不要票。交涉的結果，仍然是乘“上海丸”，定買頭等C的一張整票和一張半票。

西洋人在紙書上寫着A.H.，比利時人……。

兩人各把願書和鈔票交給賣票者之後，退坐

在沿壁的木樑上攀談起來了。

比利時人說：

——我本來是P大的繪畫教授。一九〇八年便到P大教畫，一直教了十六年。中國學生對於繪畫雖不留心，但在八年前每月的薪水很豐富，生活是不吃苦的。民國六年以後，薪水便漸漸拖欠起來，到最近兩三年來簡直是分文不發了。我的愛妻在今年正月死在北京，現在只留着這個五歲的小兒。……

比利時人說到這兒，便沉默了。他把兩手撫摩着他膝間站着的小兒，小兒抬起頭來望他。兩人的眼睛正整相對，含着淚光。

——你此次到日本去是甚麼目的呢？青年待他悲感稍定之後問他。

——我也沒有甚麼目的，只是去遊歷一下罷了。北京不是我住的地方，中國我也厭倦了，我要走之前，在北京開了一次個人展覽會，想把我十六年來所作的畫都賣成錢。但是中國人不行，中國人的脚是走八大胡同的，不是走展覽會的。賣不了我

都拿來燒了。我所有的家具也賣了，一架鋼琴賣了兩百塊錢。那是我愛妻所鍾愛的鋼琴。今年正月她病了，我們幾天沒米下鍋的時候，便想變賣牠，但她總不肯。可憐她竟至死了。……這鋼琴留着，我有甚麼用呢？牠是太使我傷心。……我現在有了錢，我把P。大的教職辭了，我想到俄羅斯去。東方我要永別了，但我在往俄國之前，我想去看日本。朝鮮我是在八年前去過的，朝鮮人我覺得比中國人還要好。朝鮮人便是一個“悲哀”，中國人是“西班牙的村落”——莫明其妙。就譬如中國人做教授，不怕口頭在反對北政府，但是教授是要做的，不怕沒米下鍋。沒學生上課，但是教授是要做的，簡直是莫名其妙，莫名其妙。

——沒有什麼莫名其妙的地方。不過我們中國人的大學教授都是些烈士罷了。

——怎麼是烈士呢？

——我們有句古話，叫着“烈士殉名”。

——啊，啊，說不定，說不定。但是你呢？我看你日本語談得很好，法蘭語也還說得不壞。……

——我在日本住了十年，是在那邊的大學畢業的。學的是工科。法國話是我自己學的。

——你要到日本去做甚麼呢？

——我想去找點職業。

——中國沒事情給你做嗎？

——中國那裏容得下我們，我們是在國外太住久了。你不知道嗎？我們中國選人材的標準。凡是在日本混過五六個月的，便可以當教授技師，在西洋混過一二年的，便可以當甚麼總長督辦了。中國那裏容得下我們！

——啊，這是你們東方的精神文明的表現呢。“無”——“無”——“無”的妙用！“無”是萬物之母。學問總也要“無”纔行，有了學問是應該吃糟粕的呢。嚇！嚇！東方的精神文明！……

教授好比青年還要悲憤的樣子，他指着樓口上站着的一位紅頭巡捕又接着說道：

——那位吃英國飯的偉人，也怕在做夢，想把東方的精神文明來做全世界的教主罷？……我在沒有到東方來的時候，也常常夢想着東方的黃金

響，但我現在是醒了。未來的天國在北方的俄羅斯，未來的教主不是釋迦牟尼，不是老子孔子，也不是耶穌呢。朋友，你爲甚麼不到俄國去。到俄國去做工不比日本更有意義嗎？

——沒有錢。

——你和我同路去罷，我們去看過日本的“澎拜城”(PomPeii) (指大地震後的東京)後，再坐西比利亞鐵路到莫斯科。……

兩人在對談的時候，買票的人已經把票寫好了。

兩人各自拿了船票，下樓從郵船公司走出。

欲雨不雨的梅雨天氣，好像印度人的臉色一樣籠罩在黃浦江上。在街頭叫着客的黃包車夫，在碼頭上吃着油豆腐的苦力，駱駝一樣拿着一根黑棒步來步去的紅頭巡捕，他們那超然物外的神情，好像沒曉得黃浦江頭浮着有幾千噸的外國兵艦和巨船的光景。他們的午夢很濃，尖銳的汽笛聲，嘈雜的機調聲，都不能把他們叫醒。他們把世界征服了。他們在和天地精神往來，他們的世界是另外一

個世界。他們是遠慮入深，他們是等於“無”——世界上就等於沒有他們一樣。

——中國朋友！我們明天在船上再見罷！我要回北四川路。

H教授抱着小兒上了一座黃包車了，青年還立在公司門口。

——好！明天再見。

——準定到莫斯科嗎？

——到莫斯科。

——阿丟！

——阿丟！

H教授乘起車子走了，青年還佇立在那公司門前。他心裏橫亘着一個莫大的問題，但不是征服世界的東方的精神文明，也不是未來的天國莫斯科；他是在躊躇着——他今天中午在甚麼地方開飯。

他回上海五個月了，找事找不到手，也沒有人可以攀緣，吃窩籩，吃衣裳，吃到近來只剩着一張大學畢業文憑了。他昨天決計把文憑拿到虹口。

日本人的當舖裏當了四張五圓的老頭票，買船票去了十五圓，餘下的五圓便是他唯一的財產了。他近來每晚上都在滬寧車站上過夜，吃中飯的時候大概是銅板十枚的兩碗陽春麵。——這麵的名字他很喜歡：在這兒他很感謝東方的精神文明，因為東方人愛給一種不值錢的東西，加上一個超然物外的名字：陽春麵，雪裏紅，荷花少，長手將軍，花柳病，精神文明，國故整理，武威將軍，獸化文，人生觀的論爭，等等，等等，等等。

青年躊躇了一會，在褲包中取出了四個銅板來向油豆腐攤上走去。

他自己心裏嘆道：

——嗟，陽春啣！我只好從此和你告別了。

（一九二四年八月十五日）

Donna Caméla

我們別來將近兩個月了，你雖然寫了不少的信來，但我還不曾寫過一封信給你。我臨走的時候，對你說的是要到此地的電氣工場來實習，但這不過是我藉口的託辭，可憐你是受了我的欺騙了。你以為我不寫信給你，怕是因為我實習事忙，你只要我偶爾寫張郵片來告你以安否——啊，朋友，像你這樣的愛我，這樣的關心我的人，我總不能不欺騙你。我疑視著我自己頹敗了的性情，疑視著我自己虛偽的行徑，連我自己也有哀憐我自己的時

候！我自己就好像一枝蠟燭，自己燃出的火光把自己的身體燒壞，在不久之間，我這點微微的火光也快要熄滅了。丟在園內的嬰兒承你時常照拂，我很感謝你；我把他們拋棄了，我很傷心，但我也沒法。我的瑞華你是知道的，她是那樣一位能夠耐苦的女性，她沒有我也儘能開出一條血路把兒女養成，有我恐怕反轉是她的贅累呢。我對於她是只有禮讚的念頭，就如像我禮讚聖母瑪麗亞一樣；但是要我做她的丈夫，我是太卑下了呀！太卑下了！她時常是在一種聖潔的光中生活着的人，她那種光輝，便是苛責我的刑罰，我在她的面前總覺得痛苦，我的自我意識使我愈加目擊着我和她間的遠不可及的距離。朋友，我和她的結婚，要算是另一種意義的一齣悲劇呢。

我自從到此地來，也不會給瑞華寫過一封信。她在初也和你一樣，以為我是認真在實習了，她也寫了不少的信來勉勵我。近來大約是 S 夫人告訴了她罷，她知道我又在過着頹廢的生活了，她最近寫信來，說她願意和我離婚，只要我能改變生活

時，便和我心愛的人結婚嗎也不反對。啊，這是她怎樣高潔的存心，並且是怎樣傷心的絕望呢！我知道她是不愛我了，她是在哀憐我，她是想救助我。她想救助我的心，好像有責任的父母想救助自己的不良的子息一樣，她是甚麼方法都想盡了！我想起她的苦心孤慮處來，我是只有感泣。她還說兒女她能一手承擔，決不要我顧慮，我的一兒一女得到她這樣的一位母親，我暗地替他們祝福。我想到我自己的無責任處來，我又慚愧得無地自容，但是我又有甚麼方法呢？我連對於我自己的身心都不能負責任的人，我還能說到兒女上來嗎？兒女的教育我看是無須乎有父親的存在，古今來出類拔萃的詩人，藝術家，乃至聖賢豪傑，豈不是大都由母親教養成的人嗎？我想到這些上來，也時常聊以自解，但這不過是像我這樣不負責任的父親纔說出的話，朋友，你請原諒我罷。

我的瑞華，她對於我的友人總是極力掩蔽我的短處。她的目的是想把我鑄鑄在她所理想的人格之中，使我自己也不得不努力支持，在實質上勉

織成她所理想的人格。但是總這個方案是失敗了，她只是逼迫我成了一個偽善者。友人們心中的我並不是實質的我，只是她所調色出的我的寫真。實際說來，認真是我的朋友的，我恐怕一個也沒有罷。我把我的內生活赤裸裸地寫出來時，我恐怕一切的朋友們都要當面唾罵我，不屑我；我恐怕你也是會這樣的罷。我現在寫這封信來要使你不得不懷著幻滅的悲哀，我是誠然心痛；但是我們相交一場，我們只是在面具上彼此親吻，這又是多麼心痛的事實呢！我要寫這封信給你，本費了不少的躊躇，我現在決心把我的真相顯示給你，這對於我的女人，我所崇拜的瑪麗亞，顯然是一種叛逆，但我也沒法，我要求我自己的真誠，我不能不打破她替我塑成的假像。我知道她是定能原恕我的；我雖然背畔了媽；我對於她的讚美是全未損滅的呢。

人事變遷，真是誰也不能前料。回想起來僅僅是兩年間的歲月，而我這兩年間的生涯真正是日驚千丈了。兩年以前我還是F市的工料大學的二

年生。三月的尾上，第二學年的試驗受完，學校放了春假了。假期最是我們快樂的時候，我們把機械的強制的課程丟開，把自己的時間可以隨着自己的慾望消費了。我生平是沒有甚麼嗜好的人，我只喜歡讀小說。假期到了，我每天午後定要往F市的圖書館去讀些原本或譯本的小說，讀到傍晚回來，便在電燈光下對我的瑞華談我所讀的內容。我們是雍睦地享受着團圓的幸福。有一天晚上我們不知道談到了甚麼人的小說上來，敘述寫女人的睫毛美；瑞華對我說，花壇旁邊一條小巷裏有家賣 Karime a 的姑娘，眼睛很美，睫毛是很濃密的。她說，她最初看見她的時候，總不想出她是小戶人家的女兒，S 夫人有一次尾隨過她，纔發現了她的住址。瑞華這麼平淡地說了，在她自己本沒有甚麼存心，在我聽來也只是平常的閒話一樣；但是誰知道，從這一點微微的罅穴中，會有劇烈的火山爆發呢！

我的寓所本在市外H市的海岸上，從寓所到圖書館當坐電車，電車的停留場，花壇，和我的寓所，

恰好是一個正三角形的三個頂點。我第二天午後要到圖書館去的時候，我爲好奇心所動，便繞道向花壇走去。花壇是一個小小的公園，離我的寓所本來不遠。我走不上三四分鐘光景，我便走到了那條小巷了。這條巷道我也不知道走過多少次數，但我從不曾注意巷內有甚麼賣 Karuwera 的人家，更不曾注意巷內有甚麼黧毛美的少女。朋友，Karuwera 這樣東西，我怕你不會知道罷。我聽瑞華說，這是一種賣給小孩子吃的糖食，是砂糖熬成的。有的鑄成達摩祖師，有的是西洋囡囡，有的是人魚，有的是藥品，在這些上面再塗以泥金朱紅及他種顏料。有的只是饅首形的糖餅，拳頭大的一個只消銅元一枚。這樣東西我不僅在花壇巷內不曾見過，我在日本就住了將近十年，也是完全不曾見過呢。人的注意力究竟是很散漫，不到有一種意志去凝視物象，好像總不容易收入意識界裏。我走到花壇巷了，巷口東側有一家飲食店，一株垂柳靠在門前，葉葉還帶着鵝黃的顏色。西側是 H 村的破爛的公會堂，我留心向兩側注視，公會堂的南隣有一帶貧

民窟，隨巷道的一家人家在窗外擺着兩個粗舊的木匣，四周和上方是嵌着玻璃的。匣內像浮石一樣的糖餅從玻片後透了出來。匣後的紙窗嚴嚴閉着。這兒就是她的住所了。對面人家的小園中有一株粉紅的茶花，正開得十分燦爛。巷裏沒有行人，一條白犬蜷伏在前面的路中，聽見人的腳步聲只悠悠地站了起來，往對面走去了。我在窗外躊躇，我想敲一個臉去買她的糖餅，但我又害羞，我穿戴起大學生的制服制帽，却厚得着面皮來買饒小孩子的糖點。她就露出面孔出來，我的醜劣的心事不要被她看透了嗎，但是我的好奇心終竟戰勝了我的羞恥心，我乘着巷裏無人，決心走到窗前，我不敢十分大聲地叫道：

——對不住，對不住，請把一些甜食給我。

連我自己都忍不住要發笑了。但我的叫聲還未落腳，早聽見窗內有一聲回應，啊，她那十分嫺雅的聲音喲，在鄉下人中是再也不曾聽過的呢。紙窗微微推開了，只見一個少女露出了半面出來。我覺得發生戰慄了。這種戰慄便是現在我也還可以感

愛着，我只要一想到她的眼睛。啊，你看，你看，她的眼睛！啊，你看，那是不能用言語來形容得出的，那是不能用文字來形容得出的！她是那麼整黑，那麼靈敏，那麼柔媚呀！她一見了我便把眼臉低垂下去了，眼睫毛是那樣的濃密，那樣的鮮明，那樣富有生命呀！啊，我恨我不是詩人！我假如是詩人，或者也可以形容得出幾分之幾的她的白美處，但是我，但是我，我心裏這麼靈活的東西，怎麼總不能表現在紙上，表現在齒上呢？啊，我恨我不是一個畫家！我假如是個畫家，我要把她畫出來，把她那跪在破紙窗內露出的半面，低垂着的，凝住着的，眼下的睫毛如像覆着半朵纔開放着的六月菊一樣的，完整地畫了出來，完整地畫了出來！啊，她那一頭濃膩的黑髮！我看見她希臘髻上的西班牙針了。我很想像一隻高翔的飛鷹看見一匹雄鳩一樣，伸出手去把她緊緊抱着。我要在她的眼上，在她的臉上，在她的一切一切的膚體上，接過整千整萬的狂吻！我的心頭吃緊得沒法；我的血在胸腔中沸騰；我感覺着一種不名的異樣的焦燥——朋友，

我直接向你說罷，我對於她實在起了一種不可遏抑的淫慾呀！啊，我的惡心，我的惡心，她定然是看透了！她把眼低垂下去，臉便羣紅了起來，一直紅到了耳際。可愛的處女紅！令人發狂的處女紅！啊啊……她羞怯地不語了一會後微微把眼臉張起來，問我要買多少？她的聲音是十分微細的而且有幾分顫動。我把一角錢拿出來全給了她，她疑惑地接受着了，手指也有幾分戰慄的光景，她起身走到對壁的箱櫥旁，從抽屜中拿出了一個報紙貼成的紙囊來了。我看見箱櫥下坐着一位頭髮全白的老婦人，怕有八十多歲的光景，我估請是她的老祖母呢。她把糖餅交給我的時候，我禁不住把我的手指去捫觸她的指尖，她就惶惶著急於收回去了。她還輕輕地道了一聲多謝。啊，她這一聲多謝！多謝我的甚麼呢？她把紙窗慢慢地掩閉了。——啊，月亮進了雲後的黑暗呀！

我抱着一大包糖餅離開了她的窗前，但我走向甚麼地方好呢？圖書館我不想去。我也不能去了。我出門的時候瑞華只給了我一角錢，本是作為

來回的電車費的，我通通給了她，我再也不能走去了。我的家計完全是由瑞華經手，我們每月的生活費僅靠我每月所領的幾十元官費，所以我們的費用是不能不節省的，我的零用錢也全要由她經手。我抱着這大包糖餅，不待說更不能回去見我的瑞華。她在我心中，我覺得成了恐佈的對象了。我一面騎着，一面走進巷內的花壇，在池塘岸邊一個石塊上坐下，池塘裏的敗荷還挺剩些殘莖。是蝦蟆抱卵的時候了，一對對的蝦蟆緊緊揹負着在水面上游泳。我坐着一面想着她，一面嚼着餅，糖餅的內容就好像蜂窩一樣，一嚼牙便破碎了。我想像着她的睫毛便把糖餅嚼一下，我想像着她羞怯的眼光又把糖嚼餅一下，我想着她的臉，我想着她左嘴角上一個黑痣，我把她全身都想像遍了，糖餅接連地嚼了七個。囊的內容好像仍然未見十分減少的光景，我纔注意檢視內容，却還剩着五個。啊，這是多了兩個了。這定然是她數錯了的。不錯，這定然是她數錯了的。——朋友，日本的一角小洋是只能換十個銅板的呢。我好像得着一個鑿成一樣，便

跳起來跑到她的窗前。

——對不住，對不住，姑娘，請你出來一下。

她應聲着又把紙窗推開，看見我便先點頭行了一禮。

我說：餅多了兩個呢，你是數錯了罷？

她羞紅着臉說道：不是錯了，不是……是……因為有幾個太小了一點。

啊！朋友，你不動心嗎？她這樣優美的心情，你能不動心嗎？這豈是利己性成的一般商人嫌所能有的心情；這豈是那貧民窟裏的女兒們所能有的心情；這豈是你我所能不動心的心情嗎！她這種優美的心情，我不敢僭妄着說她是對於我的愛意，但是，你能叫我不愛她，你能叫我不愛她嗎？朋友，我向你說句實話罷。我愛我的瑞華，但是我是把她愛成母親一樣，愛成姐姐一樣。我現在另外寄着了一種對於異性的愛慕了。朋友，我終竟是人，我不是拿撒勒的耶穌，我也不是阿育國的王子，我在這個世界上的愛慕的追求，你總不能說我是沒有這個權利。我拋別了我的妻兒，我是忍心，但我也無法

兩全；而我的不負責任的奇罰，我現在也在飽受着了。

糖餅畢竟太甜，我轉回花壇，吃來還剩兩塊的時候，終竟吃不下了。我把來投給鐵籠裏的兩隻白鵝。我以為只有那清高的白鵝纔配吃她賜給我的兩個 mann)，但是白鵝却不吃。我惱恨了牠們，我詛咒牠們，牠們這些高視闊步的偽君子！我恨不得把牠們披着的一件白氈綳來投在污泥裏。牠們把身上的羽毛剝去了的時候，不是和鴉鵂一樣嗎？高傲些甚麼？矜持些甚麼。我把白鵝咒罵一場，但是時間真不容易過。我在花壇裏盤旋了一陣，我又到她窗外去往復了好幾回，她的紙窗終是嚴閉着的。我很焦渴着想見她，但我又慚愧着怕見她。她纔十六七歲的光景，而比我還要大十歲，我可以做她的父執輩了。時間真不容易過，我只得走到學校裏去，橫在草場上看同學們打野球。草場上的每莖嫩草都是她的睫毛，空氣中一切的閃爍都是她的眼睛，眼睛，眼睛……她是佔領了我全部的靈魂。……好容易等到天色向晚了，纔起身回家。

但我不直從南岸回去，我却又繞道走向花壇，我遠遠望見她在門口煮飯時，我的心尖又戰慄起來了。她似乎是聽見我的腳步聲，她回過了頭來向我目視，我的心尖更戰慄得不能忍耐了。——啊，朋友我第一天看見她的時候便是這樣的神情，我現在追憶起來也覺得非常幸運呢。她的名字我是不知道的。她賣的是 Karuméra，這個字的字源我恐怕是從西班牙文的 Caramelo 來的。我因為這個字的中聽的發音，我便把她仿着西班牙式的稱呼，稱她為 Donna Carmela。我使她受了西班牙女性的洗禮，但我不相信她的心情就會成為西班牙的女性一樣。朋友，你可知道嗎？西班牙的女人是最狠毒的。我在甚叢書上看見過一段事情，說是有一位男子向着一位西班牙的少女求婚，少女要把馬鞭舉起打他二十五下然後纔能答應。男子也心甘情願把背袒了出來受她鞭打。她打到二十四下不打了，男子被擗着準備受最後的一鞭，並且豫想到鞭打後的戀愛的歡樂。但是第二十五下的馬鞭終究不肯打下。沒有打到二十五鞭，少女是不能答應。

的，她的二十四鞭已把男子的背部打得血跡縱橫，而她把鞭子丟掉，竟至燭然走了。——這樣便是西班牙女子的權仗，我們東方怕是不會有過。我雖然戲笑她受了西班牙式的洗禮，但我怕她的心情不會便成了西班牙的女性呢！啊，朋友，但我受她無形的鞭打已經早受到二十四下了。我的性格已爲她毀毀，我的靈肉已爲她糜爛，我的事業已爲她拋擲，我的家庭已爲她離散了。我如今還不知道她的心情是怎麼樣，我在苦苦追求着這欲滅不滅的幻美。第二十五下的鞭打喲，快些下來罷，我只要聽她親自說出“我愛你”的一聲，我便死也心甘情願！

本是在同一的村莊，本是在同一的時辰，樂園和地獄的變換真個是速如轉瞬。我回到窩裏了，我的大女兒聽見我開門便遠遠跑來迎我，我走進門看見我的瑞華攜着纓滿週歲的二兒正在廚下準備晚炊。靜謐的情緒強迫到我的神經，我好象突然走進了一座森嚴的聖堂一樣，我眼淚幾乎流出來了。

我心裏在懺悔。我很想跑去跪在我女人的腳下痛哭一場，懺悔我今天對於她的欺罔。但我不知道是受了甚麼掣束，使我這良心的發現不能成爲具體的行爲。晚飯用過了，在這燈光下談話的一幕開始了。我的女人問我今天讀的甚麼書？我却不要思索地便扯起謊來，我說讀的西班牙作家 Blasco Ibanez 的 *La roja desnuda*——這是我在好久以前讀過的——我把模模糊糊地記得的內容來談了三分之一的光景。我說只讀了這一點，要等明天後天再去讀，纔能讀完。我的女人仍和平時一樣，她的眼中輝耀着欣謝的感情，使我懷着十分的不安和十分的微倖。我們的一天過了，我們擁抱着壓着，而我擁抱着瑞華，却是默想着西班牙的少女。我想着她的睫毛，想着她的眼睛，想着她的全部，全部，啊，我這惡魔！我把她們兩人比擬起來了。瑞華的面貌，你是知道的，就好像夢中的人物一樣，籠着一層柔暈的白光，而她的好像是在鏡線光中閃耀着的一般奪目；瑞華的表情就好像雨後的秋山一樣，是很靜穆的，而她的是玫瑰色的春郊。

的晴靄；更說具體些時，瑞華是中世紀的聖畫，而她是古代希臘的雕刻上加了近代的色彩。我抱着聖母的塑像馳騁着愛慾的夢想，啊，我的自我的分裂，我的二重生活的表現，便從此開始了！

朋友，春天真是醉人呢，我們古代的詩人把“春”字來代替女色，把“春”字來代替淫慾，他們的感官真是銳敏到可怕的地步。我們在春季的晴天試走到郊野外來，氳氳的晴靄在空中暈着粉紅的顏色。就好像新入浴後處女的肌膚，上天下地一切的存在都好像中了酒的一般，一切都在愛慾中燃燒，一切都在喘息。宇宙就是一幅最大的春畫。青春的血液還在血管中鼎沸的人，怕不會以我這句話為過分罷。況在日本的春天，櫻花正是纔開的時候，最是使人銷魂，而我又獨在這時候遇着她。我自從認識了她，每天午後都要去買一角錢的糖餅，晚上回家又編些謊話誑騙瑞華，忠實的瑞華，她竟不曾疑過我一次。那是在遇她之後第五天上了，我走到巷裏去的時候，遠遠望見她臨巷的窗門

是嚴閉着的，我心裏吃了一驚，怕她家裏或者她的
身上是生了甚麼變異。我待要走到她的門口的時
候，聽見裏面有敲擊的聲音；她的老祖母弓着背走
出，她在門內也弓着背在調整甚整的光景。她大約
是聽見我的脚步声，在我過身時她抬起頭來，向我
行了一禮。她的衣裳比平常穿得更華麗，臉上是附
着粉的。她們當然往要是甚麼地方去的了。我退藏
在鄰近的屋角處等她出來。來出她得很遲，出來時
向我走過去瞻望，我從屋角閃出，她向我笑了。她
扶她的祖母徐徐向對面走去，我在巷心佇立着目
送她。她行不幾步掉轉頭來，看見我立在那兒，她
嬌羞着向我行了一禮。又行不幾步又掉轉頭來，看
我還是立在那兒，更嬌羞得滿面都是紅笑，又向我
行了一禮。又行不幾步，又回過頭來了，她使我的
心尖跳得疼痛起來，我把兩手緊緊按着胸部，我看
她的脚下也幾乎有不能站穩的光景。我追上前去
了。追出了大街，但她不再回轉頭來。她扶着她的
祖母走到電車的車站，我也跟着走上車站。她們上
了電車，我也跟着上了電車。我看她有些羞澀，我

不敢過於苦了她，在電車上只遠遠地坐着。我把我的
一角錢買了三區車票，聽電車把我拉着走，拉到
她下車的地方我便可以下車。但我只怕她所到的
地方要超出三區以上。走過一區了，她們不見下
車。又走過一區了，她們也不見下車。啊，危險，危
險，再過一區她們再不下車時，我是空跑一趟了。
過了一小站，又一小站，終竟到了第三區，而她們
沒有下車的意思。絕望了！我只得起身下車，故意
從她的面前經過，她也把可憐的眼光看我，我很想
說：姑娘，我是只有一角錢，不能送你到目的地
點，請你恕我罷。

——火速火速！

車掌催着我下了車，我立着看那比我力量更
大的電車把我的愛人奪去。我恨我沒有炸彈，不然
我要把電車炸成粉碎，我要把那車掌炸成粉碎！我
要和她一道死！電車直到看不見了，我還站着不
動。我不知道她究竟是往那裏去了。我明知她去了
是還要回來，但不知道她幾時纔可以回來，好像這
場小別就是永別的一樣。我沒精打采地幾乎是絕

望地沿着F市一直向H村四走，走了有十里多路的光景。我走向花壇又從她的門前經過，我看見她的門上貼着兩張字條，一張寫着“郵件請交北隣公會堂，”一張寫着“新聞停送。”字跡是異常端麗，這除了她是沒有第二人寫的了。朋友，她年紀還不過十六七歲的光景，在日本國中別的有錢人家的女兒，在這樣年紀還是進高等女學（與男子中學相當）的時候，她不過小學畢業，而她的字跡是這樣好！我起了靈心！我乘著巷中無人便把兩張字條從門上揭了下來。我跑回家去照樣寫了兩張，瑞華問我有甚麼用處，我只說她是隣近的漁夫託我寫的。我又偷了兩粒米飯，跑去替她貼上了。

一日三秋，古人的話並不過火，我自從別了她後一天不見她就好像隔了三世紀一樣。瑞華叫我到圖書館去我也不去了。聽看我神氣不揚，她以為我是用功過度。她在第三天上叫我往N公園去看櫻花。N公園在F市的南邊，和我們住的村落正是兩壺頭處。住在家裏縱橫是無聊，我便聽了瑞

事，攜着大女兒同往N公園去。從市的北端坐車到彼端，在園前下了車。隱在海中的一個土陞上，通向公園的小路結釋着遊人，路旁的櫻花正是盛開的時候。平時很寥寂的街店都競爭着裝飾起來，招誘行客。醞釀沉醉着的人唱着歌在大道上順速橫步。學生，軍人，女學生，青年夫婦，兩人扛着酒瓶，有的捧着葫蘆邊走邊在溜飲，咕嚕咕嚕咕嚕，捲舌聲，園中流出的三絃——村……村……音，殺鷄一樣的聲響，……這是日本特有的奇景呢。日本人在櫻花開的時候，舉國都是這樣的風氣，就好像舉行國慶一樣。我攜着女兒隨着行人向園門走去，突然在一家街店門首，啊，我看見了她！我把她的一位父親視死了——她的家裏除一位八十歲的老婦人之外，未有一位中年的男子，我想來是他的父親。她是在替一家糖食店做“看板娘”，坐在店頭招致來客。有這樣的父親肯把自己的女兒來做這樣的勾當嗎？這不是等於賣身嗎？我對於她的同情一時廣集起來，我把我得見她的歡喜忘記了。我替她悲哀，我幾乎流下淚來。出門時候瑞華把了一塊錢

給我們，是作爲我們在園裏吃中飯用的。我竟跑進店裏去向她買了一對達摩祖師。啊，可憐她！可憐她！她看見了我竟羞澀得擡不起頭來，我的同情的表現是失敗了。我本是想要安慰她，而我反轉使她不安，不安到這步田地。我失悔了。我攜着女兒匆匆走進公園，擇尋濱海處的崖頭坐下。天是深藍，海是珍珠貝般的璀璨，白色的海鷗在浪頭翻飛。崖上青青的古松夾着幾株粉紅的櫻樹，可憐的花瓣被海風吹飛，飛落下深沉的海裏。我看見這些落花，禁不住哀憐到她的運命。險惡的海潮把落花飄盪，誰能知道又會把她飄流到何處的海岸呢！

我在崖頭上兀坐着，儘我的女兒在近處草原中追拾落花，找尋紫羅蘭草。她找了不少的藍色的紫羅蘭來催我回去時，我們在園裏住了兩個鐘頭的光景。我們回去的時候，故意揀別的一條路徑出園，我是怕見她，怕使她看見我羞澀的可憐相的。到家的時候，女兒把兩個糖人獻給她的母親，她說是買給她媽媽和弟弟做贈品的，瑞華歡喜得抱着她親吻起來，我的良心又來苛責我來了。啊，她那

裏知道我是濫用了她的愛情作了豪奢的施舍呢？
錢也並不是她——Donna Carmela——得了的，
她只是被人家利用了的釣餌罷了！我怎麼這樣的
愚，我怎麼愚得這樣該死呢！累得瑞華又爲我們準
備中飯，啊，該死的惡魔！

少女星高現在中天的時候，我一人悄悄開了
後門走出昏暗的巷道裏來。遠遠聽見幾聲犬吠。我
自己好像在做強盜一樣，心裏生出一種無名的恐
怖。從寓所走上F市要通過一個松林，松林內有座
古廟。廟前兩排石燈從廟前一直排到海岸。我從松
林中走過，從廟前走過，突兀的松幹，幢幢的石燈，
就好像猙獰的鬼影。市頭的電燈發出蒼黃的冷光
擊拆的聲音三下，電車早已停了。我決心一人走往
N公園，在深夜走十四五里遠的道路。我並不期望
會遇見她，只是她在的地方是我的聖地，巡禮耶
路塞冷的信徒，並不是期望着要會見耶穌。我從大
街上走去，全街的燈火都在眯着眼睛做夢。天星是
很燦爛的，北冠星現在頭上，南斗星橫在東方，熊

熊的火星正如一粒紅火從天際上昇，好像在追逐那清皎的少女星的光景，微微的西風從海上吹來，捲着街心的紙屑，在我面前就好像有幾隻飛環鼠的馳騁。淒淒涼涼地走了怕有兩個鐘頭。F公園的松樹掩映在電燈光中，好像一朵朵透明的雲霞。我結局走到了她的店首了。門是緊閉着的，街上已經全無人跡，只有些酒酒店裏還有些繞有睡意的三絃和妓女的歌聲。我在她的店前立了一會。心子跳躍得發出聲響來，我貼身去在那門板上親了一吻。門板上分明是現着她的眼睛。我又走上圍裏，在我白天坐過的崖頭上坐下。

啊，奇怪！在這樣夜深的時候，從對面的路上公然還有人走來。是糊的白影，好像是一個女人，使我全身的毛棍伸了幾下。女人的影子從倚着漸漸向我走來，走到近處突然站立着了，啊，是她，我心裏這樣叫着，立刻跳起來跑去捉着她的兩手。她也沒有畏縮。

——這麼夜深你還沒有睡嗎？

——唉，我們是十二點過纔關的店門，現在不

是兩點鐘的光景。

——你勞了一天怎麼不早睡呢？

——我怎麼能夠睡呢？我自從白天看見你來，便沒有看見你回去，我猜你還是留在這裏圈子裏。我等關了店門更上這圈子裏來，我在這裏徘徊了將近兩點鐘了。

——啊，惹得你這樣關心！我們到崖頭去坐着說罷，你冷嗎？

——不冷。

我們兩人並坐在崖頭上，她的臉色在星光下看來是非常蒼白，眼睛是黑得怕人，睫毛是一根一根可以看得清楚。

她問我：是回去了又來的嗎？

我答應她是。我向她說：白天便坐在這兒也有兩點鐘的光景，回去的時候我是怕看見她，不是怕看見她，是怕她看見我害羞，纔故意繞從別道回去了。我問她是不是怕看見我？

她說：從前不是那樣，現在却有點怕了，但是不見的時候心裏又焦燥。她問我：你來的時候太

太和小姐們睡了沒有？

我驚惶得說不出話來。

——你別瞞我，你是有太太和兒女的人，我早是曉得的。你的太太人很好，在日村住了兩年沒人說她好的。倒是那位法學士的S夫人面貌雖然美，心術却有幾分不慈和的樣子。你認識我好像是極不久的事情，但我是早認識你的，不過你不曾注意罷了，你今天帶來的不是你的太小姐嗎！

——唉，唉，是的，是的。我對不起你！

——倒是我對不起你呢。但是……只要……

——只要甚麼呢？只要我愛你嗎！

——唉，那樣時，我便死也心甘情願。

——啊，姑娘！（我突然跪在她的膝前握着她膝上放着的兩手）啊，姑娘，姑娘！我愛你，我死心愛你，你讓我的心子來說我不能說出的話罷！（我把她的手引來按在我的心窩）你看牠是跳得怎樣厲害，怎樣厲害呀！

——我是曉得的。她的聲音低沉了，結局帶着哭聲說道：啊，對不住你的夫人！她突然把頭來

垂到我的肩上，我們的嘴唇膠合着。兩人緊緊抱着，戰慄在無言的黑暗裏。

最後是她把我扶了起來，仍然坐在她的旁邊，她細細的說。她說：她是生來便是被父母拋棄了的人。她沒有受過人的愛情。她的母親是一位未婚的貴族的處女，她的父親是甚麼人，她現則也還不知道，她現在的養父只是從她母性的貴族得了二千圓的養育費抱繼過來的，剛在生下地時抱繼過來的。她的養父就只有一位老母，平生只是獨身。他的老母是那貴族家裏的女婢。

她說的這些話使我一點也不驚奇，無論甚麼人看見她，都可以斷定她不是下賤人家的女子。

她說：她的養父和祖母都不愛她，都只把她當成奇貨。她平生沒有受過別人的愛，她受我的愛情要算是有生以來的第一次。

她說着又把我緊緊擁抱着，連連叫道：

——對不住你的夫人，對不住你的夫人！但是我可以死，我是死無遺憾的了！——平常那麼嬌怯的女兒竟熱烈地向我親吻，吻了我的嘴唇，吻

了我的眼睛，吻了我的肩頭。你……你不要忘我，我是死也不能忘你的，我是死也不肯離開你！——

她說着把我的一管自來水筆抽去，他要我給她做紀念。我答應了她。她又抱着我的頸子和我親了一吻，把手撒開了。“你不要忘記我。”說着便一翻身從崖頭便向那深不可測的黑海裏跳去！

——啊！我說叫了一聲，急忙伸手去抱她——我抱住了，但是，是我同床的瑞華！瑞華也驚醒了，她問我是怎麼一回事。我驚得一時回答不出來，……啊，我怎麼不死在夢裏呢？

春假過後學校開了課了。我的中飯是在學校的食堂裏用的，每天照例從瑞華手裏拿去三角錢，我從此以後便很富裕了。我每天不吃中飯剩下三角錢來作我和她接近的機會。我每天不論落雨天晴總要到他的窗下四五次。她在家的時候真好過，她不在家的時候真苦。我看不見她是一層苦楚，我疑她或者到情人家裏去了的猜忌心更使我吃苦。我爲想和她接近，我把香煙也吸起來了。看見她在

門口煮飯的時候，我要遠遠把香煙銜在口中走去向她討火。她最初一次幾乎要把火柴擦燃替我接上了，但她又忍着把火柴匣遞給了我。啊，她遞給我的火燭，火燭！我快要燒死了！

五月二十七和二十八兩日是日本的海軍紀念日，日俄戰爭時把俄國波羅的海艦隊打沉滅了的正是這兩個日子。日本人每年在這兩天要舉行慶祝會，各學校都要放假。F市的慶祝會場便在近旁的日神社前面。誌日以前便準備着結棚搭廠，賣食物的，賣飲料的，演戲法的，曲馬場，電影館，戲臺，講演廳，中學生的角力場，擊劍場，柔道場，弓箭場，青年團的運動會……平常本是荒涼的古廟，立地變為喧嚷的市場。開會的日期中海上有軍艦實演海戰的光景，魚雷爆發聲，大砲聲，濤濤不絕，飛行機從空中飛來，在藍空中作種種的遊戲，陸軍軍樂隊的樂聲，人噪聲，拍掌聲，喝彩聲，人頭在塵煙中颯湧，一直要湧到夜半。夜來有花砲，有電影，有探海燈，有不斷地招客的大鼓，灰塵更輕減得多，遊人却更雜沓得多了。我在二十七的午後過爐

門前時沒看見她，晚上又去時看見門上是上了鎖，我揣想她必定到會場上去了。我便到會場裏去找她，在路上遇着幾位同學，叫我快去看，那兒有位“香”，有位“香”，——這“香”字是德文 Schoen (美)的音變，日本學生中用來作為“美人”的代用語的——他們指着一家小店，店前人是擠滿了。我走上前去一看——啊，那可不就是我的 Donna Carmêla嗎？她又在這兒替人做招牌了！仍然是甜食店，店前安置着兩個球盤，後半部有無數穴孔，前半部有木球五個，從穴孔有畫線導至盤周，置放着糖人糖魚糖餅之類的彩品。木球滾去嵌入穴孔時便能得彩，彩品多寡大小是不均等。這樣的一種騙小孩子的東西，而聚集着的人羣不斷地投錢。一角錢滾五球，連滾十次的也有。一球一球地滾去，要滾五十次。滾的人是買她的笑，她以笑來買他們的錢，我恨殺了！我看見她笑一次，我心裏就要痛一次，她是站在盤後監督着球盤的，她公然要笑！我在心裏罵死了她：我罵她沒品性，我罵她畢竟是下流的女兒，我罵她是招集蒼蠅的腥肉，我罵她醜

醜醜醜醜……她在人羣中突然發見了我，她的眼睛分外生了光彩，笑着向我行起禮來。圍集的人都掉頭來看我。啊，我真優異！我真優異！我是做了南面王，我是這些雞羣中的一隻白鶴！我把人衆劈開挨近球盤，抱着五個球同時打去，接連打了二十下，看的人只是笑，我把我私積下的錢把了兩圓給他，彩品也不要，抱着頭便鼠竄起來。許多驚奇的眼睛光在我背上燒着。我快與，我快與，我覺得把那圍着的人羣都踏在腳下了的一樣。但我一回想，我覺得也侮蔑了她，我是顯然在和她作玩，我自己也成了一匹蒼蠅了。我失悔起來。覺得不應該如此下作，我決心明天清晨去向她謝罪。

第二天的清晨，剛打過五點鐘的時候，夜氣還在海濱留連，清靜的會場好像把昨天的煩霧忘記了的一樣，除去幾家飲食店前，有些女人在洒掃之外，還沒有甚麼動靜。我走到她的店前。看見店門開了，但沒見有人。我繞向店後去，我遠遠看見鋪了1蒼蒼的古松下橫着一輛荷車，車上竹籃中堆積着白色的糖人；她穿着藍色的蓑衣，上有白色的柳

條花紋，站在軍帽旁在香透摩羅師塗上硃紅袈裟。她看見我，笑了起來。待我走到她身邊時，她向周圍看了一下，却先向我低聲地說道：“真是鬧熱呢！”——啊，“真是鬧熱呢！”他這一句說雖是沒有甚麼意思，但這是她先向我說話的第一次！而且她在說話之先還看了周圍一下，她這種嬌怯的柔情是含着多麼深濃的情韻啊！這回總不會是夢罷？總不會是夢罷？我望着蒼蒼的天，我望着蒼蒼的海，我望着蒼蒼的松原，我自己是這麼清醒的，這回總不是夢罷？我揣想她的必中對於我也生了一株嫩芽——愛情的嫩芽——不信，你否認！你不聽她把話說了，低着頭又在塗袈裟，她的唇邊的筋肉隨着手的動作在微微顫動，好像有幾分忍俊不禁的樣子，你看她這種狀態是甚麼意思呢？你會簡單說一句：她是在害羞。但是她為甚麼見了我要害羞呢？害羞不便是愛情的表現嗎？我呆着了，我立在松樹腳下看她，前回的夢中情景苦惱着我，我羨慕那隱隱的迷摩羅師。她把硃紅塗好了，很靈敏地又塗上泥金，是袈裟上的金扣。她不再向我說話，我也找不

出話來問她。我不知道怎麼見了她我的話泉便塞了。我呆立了一會，只得向她說了一聲“再見”，——“啊，再見！”

在舊之聞暑假又來了，學校派我到大阪工場去實習，說是不能不去的，因為實習報告書在畢業之前應該提出。我在大阪住了兩個月，這兩個月間真苦，我苦的不消說是不能看見她。但我也覺得舒服，我舒服的是得和我的瑞華暫時分離了。我是怕見我的瑞華，見了她便要受着良心上的苛責。我在大阪實習了兩個月，直到九月初旬纔回F市，我在未到家之前，先往花壇去看她，啊，可憐！她是病了！她的頸上纏着繃帶，左角的臉上帶着 Pikrio 酸的黃色，皮膚是浮腫着的。

我問她：你得了甚麼病？是受了風邪嗎？

唉，不是。是瘰癧？在大學病院行了手術。

啊，瘰癧！這不是和肺結核相連帶的嗎？牡丹我在油芽便有蟲來蛀了！不平等的社會制，萬惡的社會制，假如她不住在這樣的貧民窟裏，她怎麼能

得肺癆？假如她不生在這貧民家裏，她縱得肺癆也
可以得相當的營養了。噫，殘酷的社會！鏗鏘的鐵
鎖鎖着貧民，聽猛烈的病菌前來蹂躪！我要替她報
仇，我要替她報仇……

我一面悲憤填胸，但我一面也起了一種欣羨
的意思。朋友，我欣羨甚麼，你聽得嗎？朋友，我欣
羨你們做醫生的人呢！你們做醫生的人真好，捫觸
女人的肌膚，敲擊女人的胸部，聽取女人的心音，
開發女人的祕庫，這是你們醫生的特權，一切的女
人在你們醫生之前是裸體。你們真可羨慕，單只這
一層便可以引誘多少青年去進醫科大學呢！啊，我
恨我把路走錯了！假如我是醫生，我可以替她看
病；我可以問她的姓名，問她的家族，問她的病症
更用手指去摸她的眼睛，摸她的兩頰，摸她的頸
子，摸她的手，摸她的乳房，摸她的腹部，摸她的……
啊，不想說，不想說，我全身的骨節都酥了！我這
MephistoPheles！

我知道她病了，我知道她每天要進大學病院
去療治，於是乎我也病了，我裝着神經衰弱症，每

天也跑去和內科先生糾纏，我是借這個口實去看她。我看她坐在外來患者的特診室裏，只消彼此遠遠招呼一下，我也就心滿意足了。有一次我看見她在外科治療室裏，一位青年醫生盤腳盤手地把她的繃帶解開，把鉗子夾在傷痕上亂甩，又把一根銅條來透進她的傷口有二寸來往深的光景。啊，可憐！她是把眼睛閉緊，眉頭攏緊，牙關咬緊，嘴唇都紫了。雪白的牙齒從唇間露出來，濃密的睫毛下凝着幾顆淚珠，那根銅條就好像刺着我的心臟一樣，我在這時候又詛咒你們醫生，詛咒了你們一千萬遍！你們都是社會的病畜！你們是美的破壞者！你們做醫生的人不知道悲哀，不知道慈愛，你們只想把人來做試驗動物，圖博士的稱號，圖巨萬的家財，你們只獻媚富豪，你們是貧民的仇敵，你們不把貧民的生命當生命，你們是和人相似的黑猩猩！你們何嘗配得上說是人道，何嘗配得上說是博愛？“死”的威脅迫在你們的面前，社會的缺陷迫在你們的面前，你們的眼中只是看見銅板！你們和病畜是兄弟，你們該死，該死！——啊，朋友，我無論地

罵了你們一場，你別生氣罷。我們的生命終久是歸你們宰制的，我們是你們的死囚，將赴刑場的死囚。凌罵上官是沒有罪過，我們也不要見罪罷。總之現在的社會，一切都值得我痛罵——連我自己也在內——不正是你們醫生。

她的癩癩好了，在大學病院療治了一個月的光景，媽不再去了。但是我的病却是弄假成真。我的神經的徵生了變態了。我晚上失去了睡眠，腦力失去了理解力，精神不能集中，記憶力幾乎減到了零位以下。我讀書時讀到第二頁便忘第一頁，甚至讀到第二行便忘了第一行。一拿着書看見她的眼睛她的睫毛在每行每字間浮動，看見 M 的字母便想到 Madonna，看見 A 的字母便想到 Aphrodite——不是想到，是她們自己躍到我腦裏來。直接的連續，間接的連續，一連便連到無窮，而且非常神迅。製圖也沒有心腸，實驗也得不到效果，畢業試驗看書臨牀了，畢業論文也不能從事準備了，我十分焦燥起來，弄到坐立都不能安穩了，而我却又

時常想去看她，到她家前看見了她一次的時候，可以安穩得幾分鐘，但剛好等她把窗門关上，我又焦躁起來，籌畫着再見她的方法了。遇着她把餅賣完了的時候我是最苦，我無法見她，在她的窗下走來走去要走上二三十遍。整齊一天不見她的時候也有，那樣的時候便要大發雷霆，回家去無緣無故便要打罵自己的兒女。瑞華她曉得我是病了，但她不曉得我的病原，她以為我負着病還每日在學校裏勤工苦讀，她時常十分盡心地慰貼我，但她全盡心愈使我苦惱，我覺得她和兒女是束縛着我的枷鎖。有時晚上到她窗外去的時候，窗門已經關了，我貼身從縫穴中望進去，望見她在電燈光下或者在縫衣，或者在讀報，看她要抬起頭來望着空漠處凝想，我在這時候愛把我自己來放在她思想的中心。有時又看見她家裏有客人，遇着是年齊的男子時候，我便非常惱恨。她的祖母就好像幽靈一樣，時常在她的身邊。她的父親大概是甚麼地方的工人，清早一早出去，要到晚了纔回來。我有點怕見他，我看他在家時，便有糖餅也不買，筆直地通過。

一家的家政都是全靠她經理，洗衣洗衣掃掃買買都是她一個人經理。冬天來了，我看她清晨提鉛桶到隣家去汲水，提着一滿桶水回家，把臉漲得緋紅，我覺得她是怪可憐見的。她的兩手也凍得生了龜裂。我時常想和她談話，但總談不上兩句話來，她也羞怯，我也羞怯，並且我怕她曉得我是中國人，我怕日本語不好。我又時常想寫信給她通我的心曲，我起稿也不知道起了多少回，但又扯了。有一回我寫了一封信幾乎納在她的手中了，但我終竟收了回來。我怕她曉得我是中國人，會使他連現在對於我的一點情愫都要失掉。這是我所不能忍耐的，這是值得我的生命的冒險。我怎麼做呢？我有時率性想不畢業，再在F市多住兩年。但是落第是莫大的恥辱，並且也太累了瑞華，她和我在異邦吃苦，只望早早畢業回國去做些事業，我假如一落第，這會使她無面目見人。我是不能落第！但是精神是糜爛到這步田地了；畢業試驗漸漸逼迫攏來，而她對於我的情愫又不見些兒增進。她見了我仍是害羞，仍和三月間最初見面時一樣。她到底是不

愛我嗎？她這是嫌我太呆滯了嗎？年假中有一次我看見她在看一封信，是西洋信紙寫的，她讀着露出十分愜意的微笑，這顯然是甚麼人給她的 Love-Letter 了！我這一場發現使我硬定了心腸，我決心不再和她纏綿，我決心準備着試驗的工作。但是時候是太促運了。製圖還剩下八九張，論文還全未準備，最苦的是實習報告書，暑假中奉行故事地在大阪住了兩月，也實習了兩個工場，但是昏昏迷迷地如在夢中過了一樣，日記零碎不全，要編造出來真是絕頂的難事。到這時候我的詭計出來了，我記起 K 大學的一位友人恰好同時和我在大阪工場實習，我便寫信去要求他的底稿來照鈔。製圖趕不完的特試驗後補繳。我專心論文上準備，從教授頭得一個研究題目來從事實驗，從早到晚幾乎一天都在實驗室裏，但是腦筋總不清醒，實驗總得不出甚麼結果。時間如像海裏的狂瀾一樣。一禮拜過了，兩禮拜過了，看看臨到三月初十，我的論文還沒有眉目，我是全然絕望了。十一的一天，學校我不去了，清晨我去看我兩月不見的 Donna Carmela 我，

走到她的巷裏，楊柳又正是抽芽的時候，對門的茶花又在開放了。一切都是一年前見她時的光景，而她的笛下不放着糖匣，我是成了再來的丁令威了。啊，她是什麼時候搬家，搬到那兒去了呢？我在花叢巷裏徘徊了將近一點鐘的光景。我往H神社的松原那地站着畫過製袋的地方站立着，天是蒼蒼的，海是蒼蒼的，松原也是蒼蒼的，我也是如像從夢裏醒來的一樣。我又走到N公園，在夢中我們並坐過的崖頭上坐着，薔籬依然的蒼松，薔籬依然的蒼海，不斷地在鼓弄風濤，白鷗在崖下翻飛，櫻樹已經綻着蓓蕾，但是去年的落花淘洗到何處去了嗎？一切都是夢，一切都比夢還無憑，最大的疑問是她對於我的愛情，她的心就如像那蒼海的神秘一樣，她到底是愛我嗎？相識了已經一年，彼此不通名姓，彼此不通款曲，彼此只是羞澀，那羞澀是甚麼意思呢？在我是怕她曉得我是中國人，怕她曉得我有妻子，她怕是已經曉得的罷？書信已經追到臨頭，我已受着死刑的宣告，她又往那兒去了呢？我不能和她作後的訣別，這是我沒世的遺憾了。我想

到國內的父母兄弟，想到國內的朋友，想到把官我養了我六七年的國家，想到日海岸淒涼地等待着
我晚上回家。妻子，我不禁湧出眼淚來，我是辜負
了一切的期待！我的腦筋是沒中用了，我還有甚麼
希望呢？我還有甚麼顏面呢？卑劣的落伍者，色情
狂，二重人格的生活者，我只有唯一的一條路，我
在躊躇甚麼呢？我從N公園穿向鐵道路線，沿着鐵
道路線向北走去，上下的火車從我的身旁過了好
幾趟了，走到工科大學附近，又穿到海邊上來，日
村已經走過了。太陽已是落海的時候，從地平線上
高不過五六丈光景的雲層中洒下半輪輻射的光線
下來——呀，那是她的睫毛！她的睫毛！玫瑰色的
紅霞令我想起她的羞色，我吃緊得也不能忍耐。蒼
海的白波在用手招我，我挽着那冰冷的手腕，去追
求那醉人的處女紅，去追求那睫毛美。……所追求
的物象永遠在不改距離前邊方，力盡了，鉛錘垂着
我的兩腳，世界從我眼睛前消去了，鹹水不住地灌
注我，最後的一層帷幕全洞開了，一瞬之間便回到了
閉關以前。

自是已經死了的人却睡在安穩的床上，又是一場夢境嗎？瑞華坐在床頭執着我的兩手，模糊間有許多穿白衣的人，我知道是睡在病院裏了。我口苦得難耐，我要些茶水，聲氣好像不是我自己的聲音。瑞華把些甜汁來傾在我的口裏，大約是葡萄酒的光景。瑞華的眼裏我看見有一種慰悅的光輝。我冷得不能忍耐。白衣人們都很歡喜的樣子，有一人對瑞華吩咐了些甚麼，都先後退出去了。黃色的電燈，好像在做夢的光景。

我是在昨晚上被日村的漁船救起的，當時拾到這大學病除裏來，直到現在，人事纔清醒了。已經夜半過後了。兒和女聽說是託了S夫人。

我冷了一會又發起燒來，模糊之間又不省人事了。燒退時是第二天的中午時分。醫師說只要沒有併發的症候，再將養兩個禮拜便可以望好。

第二天午後瑞華去把兒女引了來，病室裏有兩張寢台，一家人便同住在這裏。晚上最後的檢溫時間過了，兒女們都在別一張寢台上睡熟了。瑞華

坐在牀緣，我握着她的手只是流淚。

她問我：你爲甚麼要這樣傷心呢？你是因爲不能畢業嗎？……這一學期不能畢業到來一學期不過遲得五個月的光景，沒有甚麼傷心的必要呢。

我哭着只是搖頭。

——你怕你跳水的事情傳出去不好聽嗎？這是你近來神經衰弱了的緣故，這是病的發作呢。我恨我平時沒有十分體貼你，使你痛苦到這步田地。

我愈見哭，只是搖頭。

——別只是傷心罷，燒質退了，醫生還怕有別的併發症呢。你是怕有併發症嗎？

我到這時候纔哭着把去年春假以來的經過，詳細告訴了她。她靜默着聽到最後，在我的額上親了一吻。她說她很感謝我，能把這一切話都告訴了她。她又說開始是她的錯誤，她不該說她的眼睛好，睫毛好。最後說到畢業的事情，她叫我不要心焦，只要身體好起來，遲五個月畢業也不要緊。她這些話把我的精神整作起來了，我也沒有甚麼併發症，比醫師所預料的早一個禮拜便退了病院。以後

我到九月畢了業。畢了業便直接回到上海。在上海直住到今年的正月。那段時期的生活你是曉得的呢，就是我自己也覺得我對於 Donna Carmela 幾乎是全然忘記了。

啊，我恨死那跛腳的 S 夫人？她就好像那 Macbeth 中的妖婆一樣，我的運命是她在播弄着的。Donna Carmela 的住處，是她告訴了瑞華，我纔得認識。回國以後她在今年正月傳了一封信來報告我們：說是 Donna Carmela 在 F 市做了咖啡店的侍女！啊，我看看已經癒合了的心傷，被她這一筆便又替我擊破了！我對於她的同情，比以前更強烈地甦活了起來，我對於她的一年間的健忘，殘酷地復起仇來，我又失掉了睡眠，失掉了我一切精力。朋友，你大約還記得罷？我自從正月以來吃過你多少臭化鉀，你大約還記得罷？

咖啡店的侍女——這在上海的西洋人的咖啡店中是有的——在日本是遍地皆是。咖啡店的主人為招誘生意計，大概要選擇些好看的女子來做看

板，入時的裝束，白色的愛布籠，玉手殷勤，替客人獻酒，這是一種新式的賣笑生活——我的 Donna Carmela 終竟陷到這樣的生活裏了。我爲要來着她，所以借口實習在四月裏又繞跑到了這里來。——朋友，請恕我對於你們的這場欺騙罷！——我初來的時候，向S夫人問了她的咖啡店，我走去探問她時，她已經在兩禮拜前辭了職了。我的命真是不好。我以後便在F市中成了一個咖啡店的巡禮者。F市的每家咖啡店我都走遍了，我就好像去年東京地震，把兒女遺失了的父母在各處死屍堆中搜尋兒女的屍首一樣，我在這F市咖啡店裏的侍女中搜尋我的Donna Carmela。這兩個月的巡禮把我所有的生活費都用盡了。我前天跑到S夫人那裏去向她借錢，她把她的一對金鐲借给了我，叫拿去當。她的丈夫又往外方去視察去了。她留我吃晚飯，備了酒，十分殷勤地款待着我。

這位S夫人是這山村上有名的美人，和我是上下年紀，只是左腳有點殘疾，她是因爲這殘疾的緣故呢，或者還是因爲自尊的緣故，我們不得而

知她是素少交際的，和她往來的日本人幾乎沒有一個。她的丈夫是一位法學士，在這F縣的縣衙門裏做事情。他們沒有兒女。他們連和縣衙門裏的同伴們都沒有交際的樣子，但是奇怪的是他們和我們非常要好，尤其是S夫人，她對於我有些奇怪的舉止。

她留我在她家裏吃酒，她親自替我斟，有時她又把我喝殘了的半盃酒拿去喝了。她說她年青的時候住家和“遊廊”——日本的娼樓——相近，娼家唱的歌她大概都記得。說到高興處，她又低聲的唱起來。就在這個狀態之下我向她借錢，她把手上金鐲脫給了我的。

我近來酒量很有進步了。在咖啡店裏日日和酒色爲鄰，我想麻醉我的神經。我醉了，忘記了瑞華，忘記了我的兒女，也忘記了她，忘記了她的眼睛，我最是幸福。醒來便太苦了，我是在十字架上受着磔刑。

我在S夫人家飲了四合酒的光景，醉了。我要走，她牽着我的手不許走：

——外邊在下雨，你也醉了，今晚上就在這兒
睡罷。

我勸她把我扶到一隻藤椅上睡下。她收拾了房間，把大門关上，打了一盆水來替我洗了臉，她自己也洗了。她把衣服脫了，只剩下一條粉紅的腰圍，對着鏡子化起粧來。她是背着我跪在草蓆上的，粉的香氣一陣陣吹來，甜得有些刺心。她的頭髮很濃很黑，她的兩肩就好像刺了亮的一個煮熟的雞蛋一樣。她的美是日本人所說的一種媚姘美，雞蛋臉，禪肩，頰唐的病色——從白粉下現出一種青味，顏面神經要一分也不許矜持。她一面傅着粉，一面側轉頭來看我，她問我：她比我的 Donna Carmela 怎樣？我裝着醉沒有答應她。她裝飾好了，起身站起屋簷來，被條是硃紅緞面的新被，她說這緞面便是我們送給的，今晚上纔蓋第一次。她走來看我，又走去街了幾粒仁丹來渡在我的口裏。我微微點着頭向她表示謝意——但是我的心裏實在害怕起來，我在籌畫今晚上怎樣纔可以逃脫她的虎口。她坐在藤椅下，把兩腳伸長，把右手

的上膊靠在我的肩上，她的臉緊緊對着我。她說我那樣迷着Donna Carmela，她不心服。Carmela就一對眼睛好，但是沒有愛嬌。她最後說她纔不久看見 Carmela梳着“丸髻”了。（這是日本女子已婚的證據）她說她往車站上去送朋友的時候，看見她和一位商人風的肥黑的大漢坐在二等車裏，她的老祖母在車站上送行。車要開的時候，她的老祖母對她說：到了東京，快寫一封信回來。……我聽她說着這些話，心裏就像有尖刀刺着的一樣。她還說怕她是成了那位商人風的大黑漢的外妾了。——啊，妖孽啊！你要把我苦到怎樣的地步呢？但我在裝着醉，我儘她說，儘她殷勤我，我一點也沒有發作，我知道她是在燃着了，她抱着我，她說她怎麼愛我，在心裏想了我四年。她叫我脫了衣裳去睡。我一點聲息也不作，一動也不動，只是如像死人一樣。她揉勸我，催促我，看我不應，她又把冷水來冰我的額頭，把仁丹來渡在我的口裏，我只把口張着，連仁丹也不咽一下。她窘着了，甚麼方法都用盡，而我只是不動，她最後把了一條毛氈蓋在

我的身上，她好像失望了的光景，她各自去睡了。
……睡不一會，她又起來，又來作弄我，她最後在
我大腿上扭了一把，嘆息了一聲，便把電燈滅了。
我在心中不禁暗暗發起笑來。

我現在在甚麼地方，我在甚麼狀態之下寫這
封信給你，你總不會猜到罷！我把S夫人的金鑲質
了五十塊錢，我現在坐在往東京的三等車裏，火車
已經過了橫濱了。地震的慘狀不到橫濱來時想像
不出來，大建築的殘骸如像解剖室裏的人體原本
一樣，一些小戶人家都還是天幕生活。我在這外面
的鏡子裏照出了我自己的現形，我自己內心中藏
着的一座火山把我全部的存在都震盪了。我的身
體只是一架死屍，這乘火車是我的棺材，要把我送
到東京的廢墟中埋葬，我想起我和瑞華初來日本
時正是從橫濱上岸，那時四圍的景物在一種充滿
着希望的外光中歡迎我們，我們也好像草中的一
對鹿兒。我們享樂着目前的幸福，我們規畫着未來
的樂園，我們無憂，我們輕快。如今僅隔十年，我們

飽嘗了憂患，我們分崩離析，我們骨肉異地，而我更淪落得沒有底止。廢墟中飄泊着的一個靈魂啊！哭罷，哭罷！……窗外是梅雨，是自然在表示他的愁思

我隨身帶得有一瓶息安酸，和一管手砲，我到東京去要殺人——至少要殺我自己！

我最遺憾的是前年在她門上揭下來的兩張字條在我跳海時水濕了，如今已不見了。一年多不見她的姿態已漸漸模糊，只有她的眼睛，她的睫毛，是烙印在我靈魂深處。我今生今世怕沒有再見她的時候了！平心想來！她現在定然是幸福，至少在物質上是幸福。她坐二等車到東京來作蜜月旅行，在現在這一瞬間，或者是在淺草公園看電影，或者在精養軒吃西餐，她的心眼中難道還有我這囉嗦塊的呆子存在嗎？可憐瑞華寫信來還要勸我和她結婚，我真好幸福的 Don Juan 嗎！……

好了，不再寫了，墳墓已遮在了我的面前。

第一輯完

一九三〇年十月初版
一九三二年九月四版

3501—5000册

本書實價大洋四角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商務印書館

